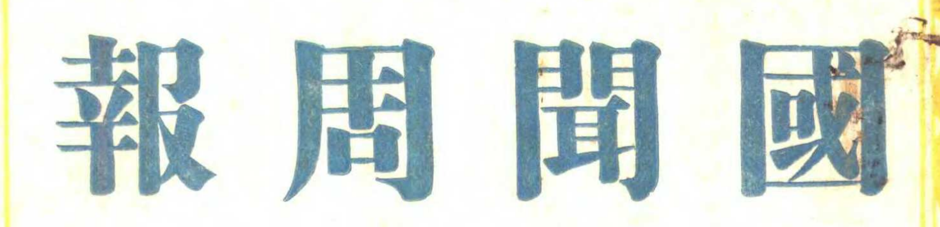


第十卷第五期要目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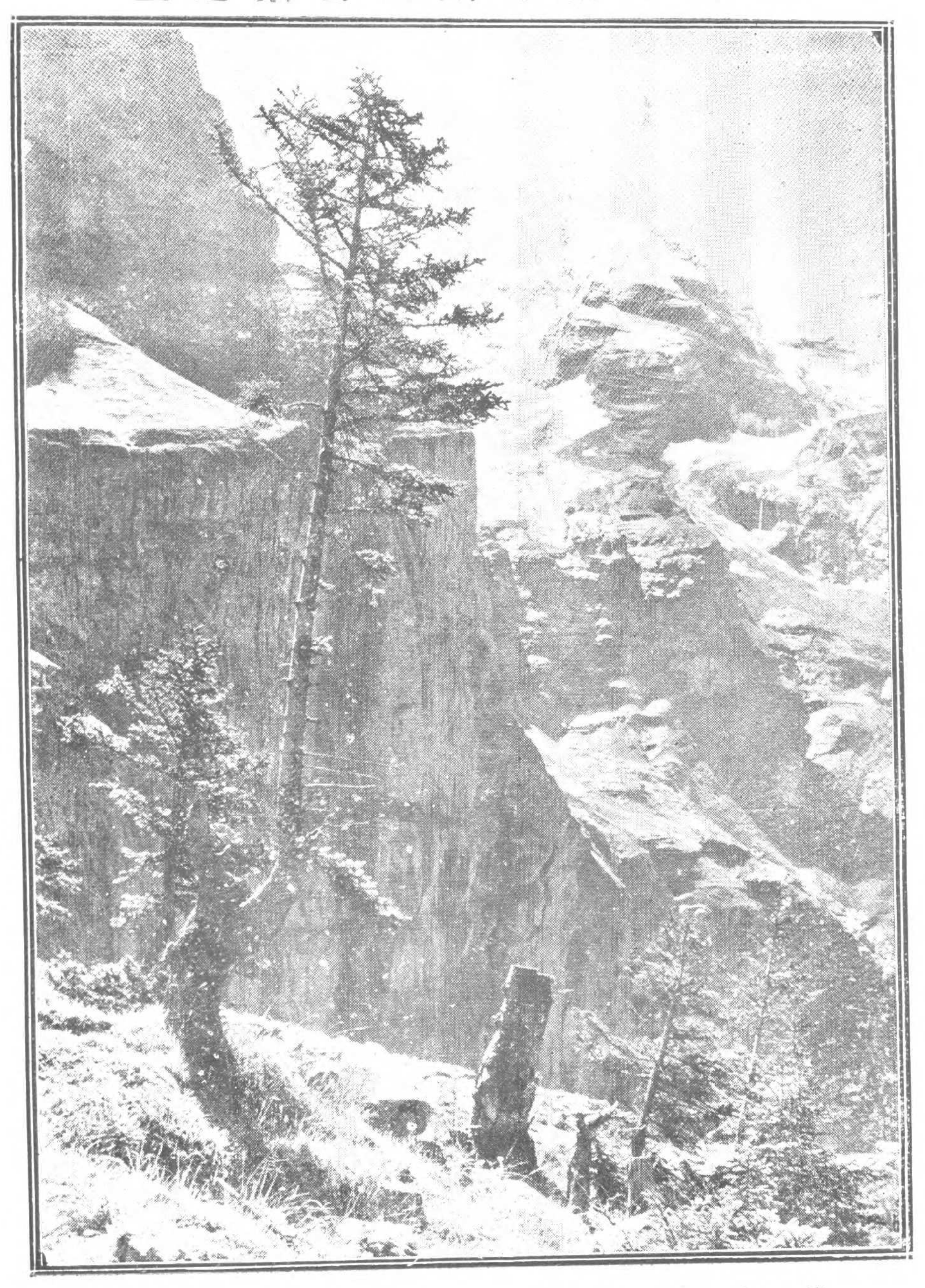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歐洲阿爾卑斯山雪景之一



阿爾卑斯山中奧希南湖之雪景

歐洲阿爾卑斯山雪景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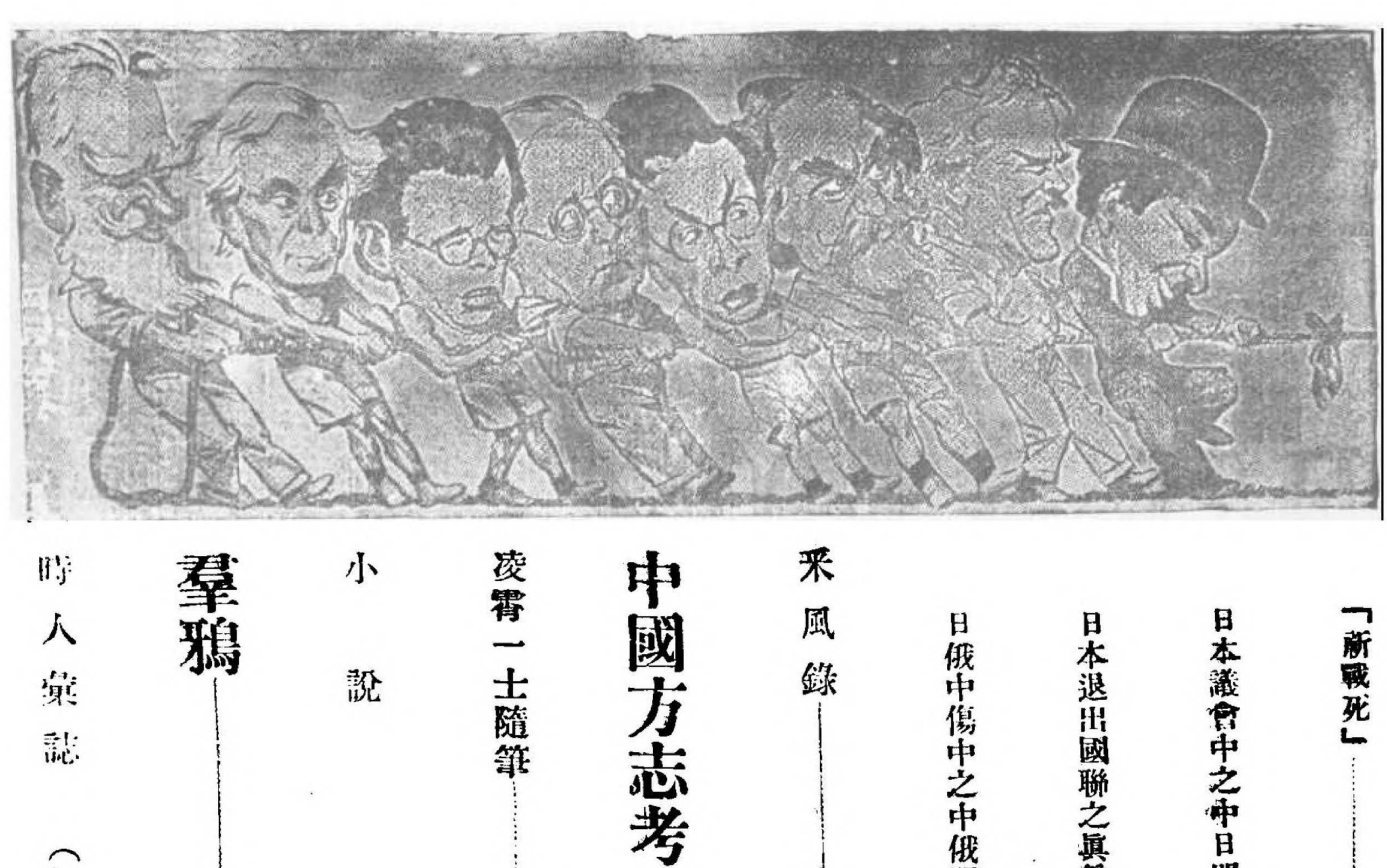


瑞士境內佛林頓濇崙雪景

時人彙誌

伊德欽

伊德欽別號規成，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旂人，清光緒三十二年負笈東瀛，卒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民三任蒙藏院繙譯官，十五年任內蒙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十六年掌內蒙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兵符，十七年春，國民政府特任爲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革命軍內蒙騎兵總指揮，並充中國國民黨內蒙黨務指導委員會委員，現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兼任陸軍大學教授。



原书缺页

國聯起草報告

騰霞

國聯十九國委員會於一月十六日開會，國聯秘書長於十九國委員會通過之決議草案外，又提出修正案，盡量採納日本要求，企圖以我國作犧牲來調解中日糾紛。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國代表雖曾有提案，十九國委員會竟淡然置之。同時日本更堅持勿提及「滿洲國」及拒絕美俄參加調解。國聯調解失敗，已成公認之事實。一月二十三日十九國委員會指派一九國起草委員會，起草報告，敘述調解中日糾紛之經過。英代表西門主張不宣布調解失敗。報告草案內容，據傳將聲明東三省為我國領土，九一八事變，我國不負責任，惟西門決心袒日，操縱起草委員會，反對聲明不承認「滿洲國」，公理正義，一概抹殺，國聯前途，中國不僅絕望，且將蒙其害矣。至報告書建議部分，雖將引用萊頓報告要點，但列強態度如此，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瞻望前途，不禁憂心忡忡！

一、十八日十九委會無結果

德留蒙案，曾提交中日雙方徵求意見。德留蒙與日本離奇之接洽，備受各方責難，而日本對此項妥協案依然表示拒絕。調解希望，幾瀕絕境。一月十七日西門，西姆斯，德留蒙及中日代表等，終日奔走，企圖打開僵局。十七日晚日本回訓已達日內瓦，十八日日代表正式送交十九委會主席西姆斯。要點為㈠勿涉及「滿洲國」之存在問題，㈡拒絕邀請美俄參加調解。㈢中日糾紛以直接交涉為原則。

十八日十九國委員會對於日本之提案，曾作長時間討論。該委員會又重行審議中國之修正案，但該委員會決定，以首先應付日本之異議，然後再考慮中國提案。主席西姆斯注重日本認不包括非會員國參加為必要，氏旋即宣讀各草案。一般向視為小國發言人之愛爾蘭代表李斯德氏提出質問，詢及關於爭端之解決，尚有何日本提案是認為必要。瑞士代表莫他懷疑日本反對非會員國，是否有充分法律上之理由，但主張對于此點，不應予以法律之考慮，使真正問題反為掩蓋。最要者須保障對于決議案之實質，必須使其生效。各發言人咸稱，日本無實際接受決議草案全部及整個附帶聲明書之

可能。日代表對十九國委員會決議草案，仍持反對兩點，（一）為否認滿洲國，（二）為邀請美俄加入調解委員會，結果各代表對於邀請美俄一點，可以放棄，其餘則不能通融。當



日內瓦眩迷的專家批評萊頓報告（朝日漫畫）

決定由日代表電詢日政府，是否除邀美俄加入一點以外，皆可同意。經三小時之討論後，始獲得一種妥協。擬向日本提議，稱委員會因鑒於日本對邀請非會員國，強烈反對，故準備如日本接受十二月二十日決議草案與附帶意見書之其餘部分時，放棄邀請非會員國之議。我國對於此舉表示如下：我國前提出之修正草案意見兩點，國聯方面表示，現對原決議草案不能增加，祗可縮減。中國所提意見，可附加于聲明中，請為諒解。我外交當局意見，對否認偽組織一點，最所堅持。對取消美俄加入辦法，認為此係國聯之事，非中國所能主張，故並不堅持。日本政府對國聯同意取消非會員國參加事，表示滿意。但指示，日本並不準備改變其對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委員會決議案中所列之其他提案之態度。日本反對此等提案，尤反對不承認「滿洲國」問題，與採用萊頓報告書前八章為解決之根據。

二、二十日十九委會準備第二步程序

十九日日本代表團又將十九委會之要求電東京請訓，日本代表對於國聯決定引用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日本政府所持之態度，拒絕在事前表示意見。二十日下午五時十分十九委會又開會，東京回答未到，由日本代表，自行負責提出聲明書，請求考慮。十九委會決定予日本一儼然似二十四小時時限之最後通牒，問其對于十九國委員會所擬，倘拋棄請求美俄參加一段，是否接受或拒絕十八日電傳決議案之其餘部份。日代表斯日尚未直接答覆此案。但提出微小之修正案，

委員會未加討論。委員會旋又考慮萬一日本之答覆，不能使人滿意，將採何種步驟。英外次艾頓氏提議，委任一小組委員會，按照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考慮起草報告書問題。艾頓氏主張，此刻或可組織起草委員會，着手起草報告，以免浪費光陰。倘以後見有和解餘地時，再將此工作拋棄。當時有委員數人連同德國委員在內，贊成此項提議，但該計畫並未被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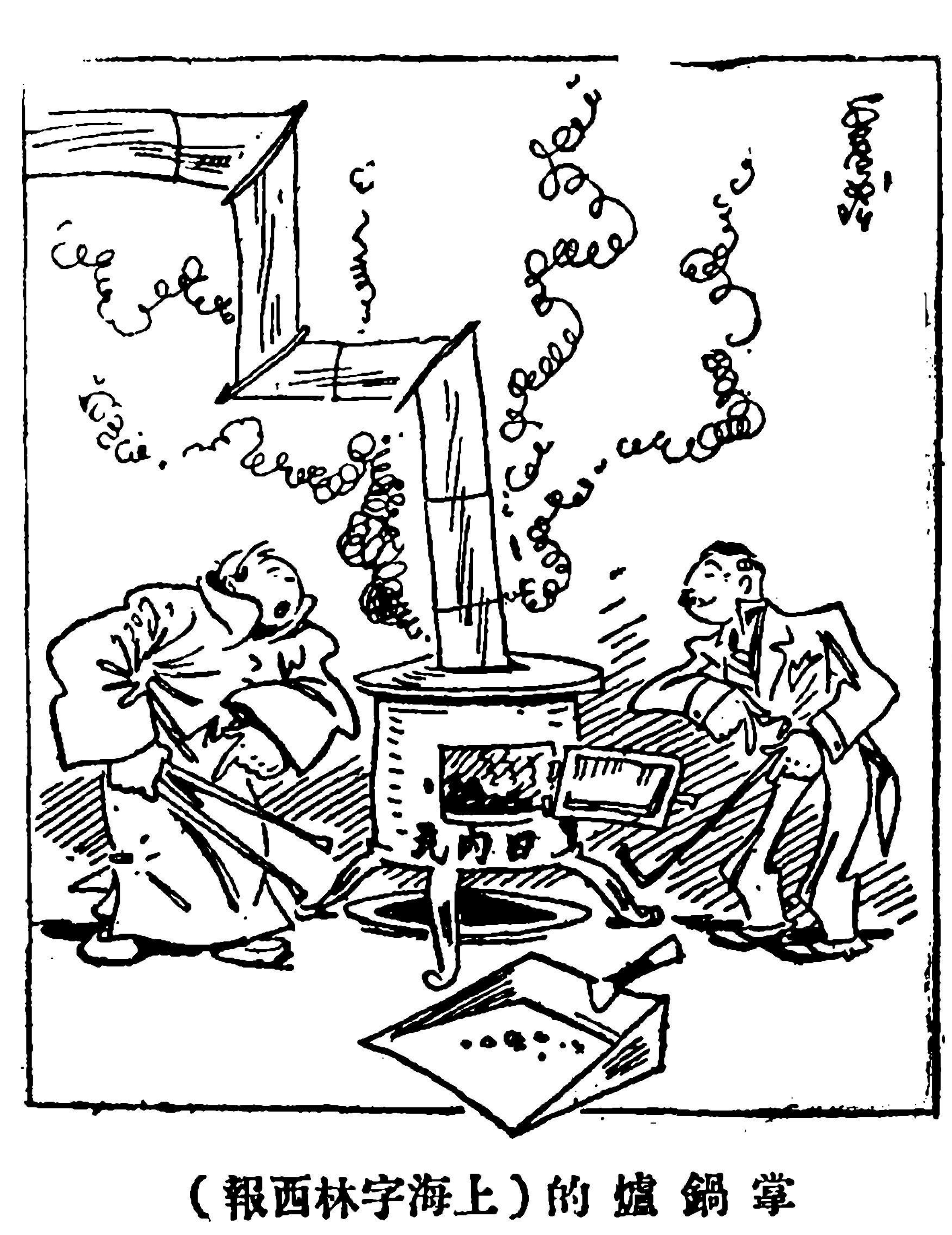
我國代表團十二月二十六日對議決草案，曾提出修正辦法，至今委員會尚未正式答覆，故二十一日晚我國代表團，對此事表示驚異。發表宣言稱，(一)滿洲國衝突之任何解決，除非有美俄兩國之協作，不能長久，或得關係各方之一致受。(二)任何調解委員會之組織必須大小國平均分配。(三)調解委員會不應僅闢居間調停，因中日兩方之談判未能有圓滿之結果。(四)報載十九國委員會對草案不欲作重要修正云云，草案內容，中國代表團僅由非正式方面得到，中國代表團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提出修正，迄今猶未接獲特委會之答覆，惟西姆斯及德留蒙與中國代表談話間，似曾表示中國之修正案，與特委會草案之精神互相符合。(五)中國堅持國聯之報告，應明白規定不承認「滿洲國」並不允其繼續生存云。

日本外務省首腦部，二十一日早對於十九國委員會之要求，決定不變更予以拒絕之態度，故已到達移入第十五條第四項之妥協勸告手續亦無妨之結論。致電日代表團，訓令彼等接受德留蒙案，而刪去邀請非會員國一點，日外務省希望此項辦法能被接受。惟暗示如特委會堅持十八日之提議時，則日本勢必作否定之答覆。

三、十九委會宣布調解失敗

十九委會二十一日下午五時開會，日代表團已接到日政府答覆，日政府對十九國委員會徵詢同意決議草案，除美俄不參加而外，仍未能同意。經討論後，決定調解程序，實際上已告失敗。繼即討論依照會章第十五條第四項之行進程序。最後決定二十三日繼續討論。特委會研究日本提案時，認爲關於數點不能接受，故全體同意進行第二步，且認中日兩方之意見，相距太遠，調解似覺無從着手。瑞士代表胡伯稱，調解是否已告失敗，應由大會正式決定，故特委會決定大會開會之前，特委會仍有維持和解之可能。斯日特委會發表公報如次。「特委會今日下午繼續開會，根據日代表對特委會主席與國聯秘書長之聲明，知悉日政府對於十二月十五日之決議草案，縱有刪去邀請非會員國參加談判之可能，亦不準備接受。日代表團又通知主席，該團昨日自行提出之提案，

已經本國政府認可，特委會得悉日政府此項新提案，及中國方面對決議案之修正後，通知爭執雙方，特委會只可聲明，不能提出一雙方可以接受之決議案，中國代表團暨特委會本身，均重視於談判解決辦法時，須有美俄參加，故不能單憑日本請求，刪去此項規定。而同時仍須特委會按照日本提案意思，修改十二月十五日之決議草案。特委會又注意，縱令特委會同意，將附帶意見說明書改作主席代表特委會之宣言，如此則爭執雙方，將可自由提出保留案，日本政府對十二月十五日特委會草案，如不予以修改，仍將不能接受。日政府於最近之提案中，請對於決議草案，作重要修改，特委會認為不能接受。特委會在此項情勢下，故對於擬向國聯大會提出解決爭端辦法之企圖，認為暫時已經失敗。特委會不得已，慮及一種假定，認大會下次開會時，亦將獲得相同結論，故按照去年三月十一日決議案第三章第五節賦予之權限，決定在國聯盟約第十五章第四項規定下，着手擬定一報告草案。因在第十五章第三項規定下之手續，除非國聯大會認可外，不能結束，故特委會對於爭執雙方如再有任何建議提出，當然歡迎」。國聯發表決議草案兩件全文，與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致中日兩國代表團之附帶說明書。



掌鍋爐的（上海字林西報）

四、國聯正式起草報告

二十三日晨十九國特委會開會，關於起草報告問題，討論至為熱烈。關於報告第一部陳述中日爭端歷史的起原之着筆，意見至為紛歧。英方提議應採納萊頓報告書，因該報告書所包括之範疇，頗為充分，如企圖將整個事件，重加綴述，僅為虛擲時間。經討論後，特委會決定指派委員九人，組織起草報告委員會，起草委員會包括德（主席）．瑞士．英．法．捷克．比．義．瑞典．西班牙九國代表。整理各委員意見。比代表西姆斯為小組會與十九特委會之聯絡員。特委會發表公報，稱本日第一次討論關於擬製報告草案之方式，以便提出國聯特別大會，俾能履行其在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

四項下所負之職責，特委會考慮用何種方式最後通知大會，告以企圖解決爭端之舉，已經決裂，以及如何陳述此項爭端之一切情勢。各小國方面如瑞典，瑞士，捷克，西班牙等國，反對僅僅通過萊頓報告書，主要原因，爲該報告書避免判決。新任德國駐日內瓦常任代表凱勒極反對英法理論。二十四日因他項會議忙碌，九國起草委員會未能開會。二十五日晨九國起草分科委員會開會，採取極隨意形式，並無人主席。談話範圍，包括初步問題，如報告中應列之大意。討論之問題，完全集中應起草報告書二件或一件。按照英方觀點，就至少限度言之，宣布調解失敗爲極端不合宜之舉。二十六日晨國聯行政院會議討論南美科侖比亞與秘魯爭端，發生意外延遲。九國小組委員會正式開會，因此又遇阻礙。但該委員會舉行非正式之不公開會議，決定只作報告一件，此項決定大半係因受國際著名法學家瑞士代表胡伯氏之勸告。據胡氏直率意見，小組委員會可以逕行採取第四項辦法，不必經過國聯大會正式表決，因第四項中有「倘爭議不能解決」字樣，故顯然不需要通過調解失敗云。

二十七日九國起草委員會開會，決定繕製一個報告，內分四部分。前三部份，除兩點外，餘均草擬就緒。第一部份叙言極短，僅有一句，說明報告之性質。第二部份事實，叙述爭案之歷史，以及國聯處理爭案之經過，對於中日糾紛作一有系統之紀述，大都引用萊頓報告一至八章，與國聯大會及行政院會歷次決議，以及駐遠東外國領事之報告。第三部份結論，係國聯秘書廳草成，共含十二點，多係根據萊頓報告之第九章，並採用其他各章之要點。如「滿洲國」之創造，非出於人民之自由意志等。起草會所未能一致同意者共有二點，一爲抵貨問題，一爲日本行動是否出於合法自衛行動，按照秘書廳提議之原文，稱抵貨運動係施於一本身運用軍力之國家，故不能認爲非法，此項整個贊同抵貨原則之聲明，顯然引起若干反對。在另一方面，關於日本行動是否合法自衛之問題，引起某種法律點，或須由法學專家予以特別研究。秘書廳所擬草案之結論稱，「如九一八事件未爆發前，兩



日人說：滿洲軍事行動不能算是戰爭
（德報）

方對於緊要情勢，似或互有責任，但九一八後所發生一切事件，則不能諉諸中國負責」。至於報告之建議，將待十九國特委會集會起草，秘書廳中人贊成採用萊頓報告第九章之十項原則。並聞此項草案，確認東三省為我國領土。一說由國聯秘書廳起草之報告草案，將萊頓報告書列入附錄。各小國代表均主明白規定九一八事變係日本有計畫之侵略行動，並宣布不能承認偽組織，惟英法二國態度仍然灰色，顯屬別有懷抱。

五、英國左袒暴日

英國對於中日糾紛，顯持袒日態度，倫敦泰晤士報社論，曾謂若日軍侵犯中國本部，英國當表示相當關切，言外大有苟日本不侵犯英國勢力範圍，英國可以不積極干涉日本也，英國政府之態度，大抵如此。近日來英國駐日大使迭次訪問日外相內田，提出英國妥協方案，敦勸日本讓步，但皆遭日本拒絕，然英國調解之心仍未稍弛、二十一日英國駐美大使訪問日本駐美大使出淵討論遠東問題。最近國聯九國起草委員會起草報告草案之際，日本與國聯之衝突，愈行短兵相接。二十八日下午五時，英國駐日大使林萊突然訪問日外相內田，根據英國政府之訓令，提出關於打開國聯難關之重要案件。內田當時適在議會出席預算總會，聞英大使來訪，即時退出會場，回外務省會見，接受英國提案書。會談後，英大使辭出，內田立即招致有田次官及谷亞洲局長檢討提案書內容。並以電話與軍部當局交換意見。英方提案內容嚴守秘密，然似要求日政府考慮（一）日本有無更讓步之意，（二）或不反對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之發動。

離華數月之駐華英公使藍博森近由香港抵滬，業於二月一日赴京晉謁羅外長，當然負有調解中日糾紛之使命。日內瓦二十九日電訊稱，九國起草委員會現全在英國操縱之中，英外相西門竭力袒日，反對在報告書中聲明不承認偽組織，置各小國之堅決意見於不顧。至我國迭次要求明白宣布日本違犯盟約一節，自更難望做到。英日間數次非正式接洽結果，英國已向日本保証將來決不援用盟約第十六條。前傳去年日軍退出上海時，英日間曾有諒解之說，至此已得証明。英國此種放任政策，實屬助紂為虐，所謂公理正義，欺人之詞耳。

日本外務當局二十九日接日代表團請訓電後，內田・有田・谷當即慎重協議，結果決定發出回訓，大意如下，日政府始終不更改既定之方針，然其範圍，則不吝採取適應國聯之一般狀勢而具有伸縮性之方策。故若依代表團之希望，即根據規約第十五條第三項進行折衝亦無不可。惟此際九國委

員會作製之決議草案中，應考慮下列三點（一）國聯小組委員會應保持中日直接交涉。（二）為縮小小組委員會之權限，對於萊頓報告書第九章之十個原則不予以全部採用，滿洲國」之字句，而取不涉及「滿洲國」存在事實之形式。倘有阻害日本既定方針時，可任令國聯所為，絕對無阻止第而僅採用其有益日本之部份。（三）削除理由書末項否認「十五



日本警告蘇俄說：離開此地，這是我的房子。
（義報）

條第四項之發動或運動緩和報告書內容等之必要。路透電謂日外務省已訓令日內瓦日代表團，不必反對引用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倘國聯按照第四項所提之建議不能適合日本口味，則日本與國聯將各行其是。日本將依照「日滿草約」繼續施行其恢復滿洲治安之政策，而不復再受外間干涉。

我國對九國委員會起草報告書事，抱定拒絕不利於我之任何辦法之方針，於必要時並將有更嚴重之對付辦法。聞此項態度已由外交當局訓令各駐外代表通知各國政府。

六、美俄態度及國際形勢

在英國袒日，反對聲明否認偽國，日本抹殺一切國際公約，反對美俄參加調解，國聯威信完全掃地之際，與遠東關係極為密切之美俄二大國之態度，極堪注意。茲分述如下：

美

美國新總統羅斯福近與國務卿斯蒂生迭有會商，羅氏已表示，彼對斯蒂生氏否認日本以武力在東三省所獲得之利益之主張，決予擁護。羅斯福十七日發表談話，謂『關係某一區域特殊外交情勢之談話，至應由國務卿發表。但余甚願表明美國外交政策，必維護國際條約之尊嚴，蓋維護國際條約之尊嚴，實一切國際關係之基礎。』十八日胡佛總統特請羅斯福至白宮，協商重要外交問題。此二總統於二十日在白宮舉行空前重要會議，胡羅會晤後

，官方公佈中雖未提及遠東事件，但據聞二人曾討論遠東情勢爆發之危險。相信胡佛對於羅斯福氏担保繼續維持胡佛斯蒂生主義，不承認以暴力侵占之領土，頗示欣慰。

前威邇遜總統任中之陸軍部長貝克，現時民主黨之重要領袖也，二十八日在克萊扶蘭演講，稱因中日糾紛所引起之遠東情勢，包含一切引起國際戰爭之原素。此種戰爭雖發起於遠東，亦必使其他國家牽入。貝氏爲提倡抵制日貨首領之一。二十八日芝加哥大批羣衆向日本領館，舉行示威，反對侵略中國。是徵美國人民酷愛和平，反對侵略情緒之濃厚。二十三日美國屯駐太平洋全海軍舉行歷七十日之空前大演習，意義頗爲重大。

俄

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二十二日在蘇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中演說，據諾斯社電稱，於論述五年計劃，外交關係，中俄復交後，分析遠東情勢，莫氏謂國聯對於遠東事態之無謂做作，現已盡人知之。年餘以來，國聯會曾盡其力量，圖對於遠東滿案作一決議，曾數度規定期限以實行其決議，且派遣調查團，作實施之研究。調查團歸歐多時後，始發表其報告。委員會之產生無窮，而決議迄未有成，事件亦原封未動。國聯之行動僅產生一結果，即顯露其無能於世界。蘇聯對國聯及其委員會未嘗作何種希望，但遠東國際關係中之各問題，對蘇聯殊有密切關係。自遠東之情勢發生後，約一年前，蘇聯政府即向日本提議訂一不侵犯條約，此提議在目前之情勢中，殊不容漠視其政治之重要性。惟日本政府最近通知蘇聯，竟拒絕在目前訂此約。莫氏謂終殊不敢贊揚促成日本拒絕此約之動機。又謂蘇聯雖欲認此拒絕爲暫時的，但不能漠視事實。對於遠東之情勢，蘇聯素抱一不干涉之絕對中立政策，在今後，爲和平之故，蘇聯將仍嚴守此立場。然而某種事實及日本一部份人對蘇聯之態度，最近頗引起蘇聯注意。最近日軍部於公報中，發表關於蘇聯政府及將來蘇聯在華使館之假造及



遠東的三角衝突，日本想吞中國龍的尾巴，蘇俄怒目相視。（德報）

挑撥性謠言，雖經蘇聯否認，而一月二十一日日外相內田，又於議會中重述此種荒唐之故事，現蘇聯不擬再理會之。日人將自敗其謀也。至於中蘇之恢復外交關係，蘇聯認與他人全無關係，不必引起任何人之快樂與憤懣。蘇聯於此舉中，惟認定其維持普遍和平之基礎。關於日外相內田在議會中所云，自滿洲事件發生以來，同蘇聯政府守定一「謹慎之地位」，日蘇之間，尚無何事件發生。莫氏謂在此應指出者，蘇聯政策不僅爲謹慎的，且爲非常有理性的。蓋蘇聯政府此種態度，仍以維持國際間之和平爲基礎。蘇聯政府在將來將更堅決貫澈其對各國維持和平之宗旨，不顧他國政府之任何解釋。莫氏結論，謂國際之情勢，使蘇聯又覺有嚴切戒備之必要，此種戒備，必於蘇聯之全部努力即全部之建設反映之。蓋此乃蘇聯經濟力及政治力之基礎所在也。在一九三三年，蘇聯將以更大之努力，進行其社會主義建設，賴此經濟建設之成功，蘇聯在國內外之地位均可增强。本年建設計劃之完成，將爲黨員及城鄉工農努力注意中心，蘇聯之力量將日增强大，蘇聯勞工階級之勝利，必能依其確信達到之云。

統觀國際形勢，英國顯然袒日，法國又以英國之馬首是瞻。最近法國內閣又有更替，急進社會黨雖登台，逆料對中日糾紛之態度，不至有何激烈之改變。國聯十九國委員會現雖援用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起草報告，將採納萊頓報告，退一步言，縱國聯報告中採納萊頓報告要點，已與中國不利，加以英國操縱起草委員會，甚至反對聲明否認僞國，所謂維持和平，主張正義者欺人之詞耳。

二月一日大公報社論云：

『國聯今日，圖窮匕見，行將顯露其最後之眞面目。吾國民於此，已不必再輕擬此權威喪失之國聯，亦勿庸怨尤彼意存袒日之英國。蓋此即目前國際關係之赤裸裸的眞相，我不知也，應自責其愚，我既知也，則於人何怨。

中國自九一八事起，即訴諸國聯，時至今日，國聯並否認僞國之聲明而不肯爲，然則年餘以來，何必擔任本案之解決？亦何須經萊頓團之調查？春秋論斷，雖謂國聯故作圈套，徒延宕時日以助日本侵略之完成，可也。國聯一般弱小會員，聞此言必不服，吾於弱小國之仗義，實亦衷心感佩，然弱小何用乎？英國一國之向背，即足左右大勢矣。是以苟深刻批評，雖謂英國贊助，至少默認，日本之吞併我東三省，無不可也。雖然，吾勸國民勿怨國聯或操縱國聯者！國聯者，本粉飾和平之機關已耳，因此次日本之悍然侵略，及中國之太不自衞，致國聯最後戳穿紙虎，暴露欺僞，自一種意義言，亦可謂國聯之不幸。』

「夫調解之義，貴得其平，若如最近西門之態度，並否認僞國之事，亦表反對，是完全贊助日閥侵略行爲之結果，於日誠厚矣，其於中國，乃落井下石，何調解之足論哉。夫勿謂英國之意，在免戰事之更擴

大也，假若中國願屈服日本之主張，則又何勞英國之顧慮乎？雖然，中國對英不怨也。各走各路，自負自責，恩仇在心，存亡求已，願我國民共識之！」

國聯之眞象如斯，美俄又從無聯絡，日本洞察大勢，故一意孤行，毫無顧忌。一月二十三日國聯行政院委任統治委員會秘密會議中對日本在受國聯委任統治之太平洋前德國屬地島嶼中，秘密建築海軍軍港，頗加指責。日代表坦率否認，但對於瑪利亞納與步琉二島發生之情形，並未能祛除一般疑慮，日方於受盤詰時，承認曾經對該軍港等，花去十萬鎊，並將繼續作此項費用云。

二十四日日本大角海相在衆議院中聲明在三四年內，將以六千萬元，繼續建築軍艦。遠東問題，國聯之路已絕，我四萬萬人今後欲生存於世界，非自已殺開一條血路不可。

（完）

人類飛翔的高度

子嘉

希爾博士(Dr. Leonard Hill)，專門研究神經與筋肉能力的關係以及疲乏之時所發生的化學變化，近頃用鼠羊等動物從事實驗，確定航空家藉着氧氣的輔助，可能達到的高度。航空家飛翔的愈高，所遇的大氣，便逐漸稀薄。所以希爾博士把各種動物放在與外部隔絕的桶裏，一方面向外抽空氣，一方面向裏注氧氣，結果便造成類似高空中所遇的種種狀況。

希爾實驗的結果，深知用一個有效率的呼吸器械並且航空家在起飛以前先呼吸氧氣一小時，以便洗盡身體裏的氮氣，則上升高度可以達到五萬英尺或竟到五萬五千英尺。因爲他實驗所用的動物，在同於高度五萬五千八百英尺的情狀下，並沒有嚴重的不適狀況。可見航空家不能飛近皮加德(Picard)所造記錄的十英里高度，至少也似乎沒有技術上或生理學上的理由。

內田荒木之演說及其反響

記者

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在貴族院作外交演說，暴露日本漠視世界公論及其橫衝直撞之野心，二十七日衆議院會議日陸相荒木公言將進攻熱河，意義極為重大，茲將此項演說及國際間之反響，纏誌於次。

一、日外相內田之外交方針演說

一月二十一日日本第六十四議會，外相內田在貴族院作外交方針演說，全文如下。

滿洲問題

帝國政府根據既定方針，去年九月十五日與「滿洲國政府」之間簽訂議定書，依此帝國確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同時並約定承認尊重帝國及帝國臣民在該國內依據從來之條約及其他之條約所有之一切權益。且日滿兩國鑑於「滿洲國」所受之一切威脅，與帝國之恒寧有關，故共同以担當國家之防衛，為此所需之帝國軍遂規定駐紮於「滿洲國」內。約言之，即該議定書簽訂之結果，不僅得擁護帝國在滿之權益，且對於內外之威脅復確立確保「滿洲國」安全之基礎，是誠對東洋和平之維持新機有力的保障。

「滿洲國」其後益漸健全的發達，就中其治安之狀況，集團的兵匪已逐次潰滅，同時且有顯著的改善之事，誠堪同慶。此種狀態，對於該國之通商貿易上固毋論，即於財政上亦受極良之影響，其惠福不僅於「滿洲國」人，即僑住之日人及其他諸外國人亦得同樣的享受。此種事實，即承認新國家，助成其發展，而解決滿洲問題於堅實之基礎上，確信為保全東洋和平之唯一方法。此乃如實的表現帝國政策之見解不錯誤。余以上述「滿洲國」乃在於良好之狀態，內外人同樣得其惠福之事實，故敢確信帝國對於該國所取之態度極為公平妥當之事，終久必得國聯及列國之承認。且究其極相信中國國民亦將諒解日滿華三國，各以獨立國相倚相助為確立東洋和平之最善方法無疑。其次尚有一言，即滿蒙與中國及其他之境界為長城之事，殊無可議論，尤其熱河省為滿洲之一部，依照該國建國之經緯亦甚明瞭。然最近該省內之治安擾亂之策動，不但顯著，且張學良麾下之正規軍，有越過國境而進入熱河省之模樣，屬於「滿洲國」領域之地方治安維持，根據日滿議定書，固須兩國共同負其責，故所謂熱河問題乃純然滿洲國內部之問題，同時我方鑑於該項條約上之義務，殊抱甚大之關心。

中日問題

中國之政局繼續混沌，一方排日運動依然未見緩和之徵候，尤其去年十二月於南京開會之國民黨中央委員全體會議，有提出於華北邊境之軍事行動，援助東北義勇軍及排

斥日貨等三點作成之積極抗日案之報告。其後據政府收到之各種情報，認為該積極的抗日案確實通過該會議，近來中國軍隊不僅集中於中國與「滿洲國」境界之附近，其一部且已侵入熱河省內。帝國政府對於似此狀態衷心視為重大，對於由此種事態招來之不幸之結果，不能不預先喚起中國政府及其國民甚深之注意並促其反省。

關於中日問題之所謂萊頓委員會之調查報告書，已於去年十月提出理事會，又對此之帝國政府之意見書，亦於去年十一月提出理事會，且兩者均經公佈，業為諸君所知悉。我方之意見書乃係向各方面說明承認滿洲國並助其健全的發達為確保東洋和平唯一途徑之帝國政府之基本的見解。政府於其後與國聯理事會總會及其他諸外國交涉之機會，將該意見書之主旨予以懇切丁寧的說明。去年十二月暫告休會之國聯十九國委員會業於本月十六日續開，繼續討議。我方對於該委員會開冊論，即今後於國聯諸會議及其他所有之機會，仍然具有努力貫徹該意見書主旨之覺悟。本來帝國政府對於國聯之事業，誠實協力並努力以增進其權威，對於國聯之貢獻東洋和平及福祉之努力，實有充分好意而協力之決意，乃無須贅言之事。然而同時帝國政府對於國聯之關於中國之問題，如上述之意見書詳述，鑑於該國事態之複雜難處，且變遷的特色甚為濃厚，故國聯規約之運用以為必須具有充分之伸縮性。現在通常之各國間一般所行之國際法上之諸原則乃至款項，對於中國既加顯著變更而行之，則僅國聯規約對之而視為例外，乃不可能之事。約言之，即甚於歐洲之先例或事情，而將規約硬欲適用上述之事態，結果誠為不當。不僅反惹起事態糾紛惡化，且亦有傷國聯之權威，即對於世界之和平亦極為危險。欲期東洋永遠之和平，一方日・滿・華三國間應有協力提携之必要，已如上述，因此甚望對於滿洲日・滿・華三國間圓滿的協調。

俄日訂約

蘇俄政府對於滿州事變最初即取極慎重之態度，幸至今日與帝國之間並未見有何項不愉快之經緯，誠堪為日・滿・蘇三國之關係慶賀。

最近中俄兩國間恢復國交，因此有憂慮東洋全般之赤化運動，今後將加一層活躍云云，此項見解之當否，暫且不論，惟業為共產黨之活動及共產軍之跳梁所苦之揚子江沿岸及華南一帶之情勢，萬一若因中俄復交，而更加赤化氣勢之際，實為東洋和平之重大事情，故對於此點，帝國當然不忘予以甚深之注意。

乘此機會且一言日俄不侵條約問題。本來兩國不相侵犯之事，乃係前年在北京簽訂之日俄基本條約之精神，且兩國又係不戰條約之簽字國，其後兩國間之實際關係，尤其徵諸上述最近之事態，實為毫無可疑惑之事。惟對於此精神，此規定及此實際之關係，而再與以兩國間如不侵條約之形式之問題，對其時機方法等固有各自之種種見解，此事昨春自蘇俄政府提議以來，各方面會有種種議論發生，良所知悉。帝國政府關於本問題鑒於議論分歧之事實，結果對於現存條約以外，另行商訂不侵條約之事，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去年已年底將其趣旨答覆蘇俄政府。此項回答，當然我方對於蘇俄毫無稍存侵略之意圖，故確信蘇俄方面對於此點亦將不至有何項之誤解。

裁軍會議

一般軍縮會議，去年二月於日內瓦開會以來，對於陸海空三部門之各種重要案件進行協議。然該

會議乃係網羅世界各國之未曾有之大會議，幸各參加國爲期各自國之國防安全，自然其間有利害關係及複雜之事，是以現在尚不易於一致。然本來軍縮事業，以和平事業爲國聯重要任務之一，且又爲現下世界各國最大關心問題之一，故對於該事業之帝國政府之熱誠的協力始終不改，以此於此次之會議我全權亦與各國代表協力專致力於會議之成功。去賑帝國政府對於世界海軍軍備之提出實現重大減縮之提案，亦不外乎此目的。該提案乃係主張縮小各種艦船之艦型，航空母艦之全廢，縮減主力艦及甲級巡洋艦艘數，以及縮減乙級巡洋艦及驅逐艦之總噸數等，依此雖僅航空母艦之全廢與主力艦及甲級巡洋艦之縮減，日•英•美•法•義五國總計已可獲得約百三十萬噸之縮減。我提案乃係此次會議曾經一般承認之軍縮之各原則，就中尤以削弱攻擊的勢力，而增强防禦的勢力之原則爲基礎。依據此原則，優勢海軍國比較劣勢海軍國更蒙大犧牲，乃屬當然之事。否則對於兩者若予以同一比率之縮減，則劣勢海軍國之安全性將至受顯著的阻害，且我提案一方曾盡量的考慮各關係國之主張，故各國若充分的考究我提案，敢確信將能充分的諒解我提案之極公正合理，而且適於實際的。

世界經濟

觀世界的財界之趨向，停止金本位制度且達四十四國，除因銀價暴跌及匯兌行情混亂等之貿易上之障害以外，各國復競設限制或禁止輸出入等之種種通商上之障壁，即施行所謂産業貿易上之鎖國主義，結果從來繼續健全發達之自由貿易大原則，至此而見一大逆轉，誠堪遺憾。蓋因各國間物資交易之自由，猶如自由往來之自由，世界各國民有無相通，所以能達成共存共榮之理想，乃而妨害此大原則之圓滑的運用，殊難實現國際間之共存共榮，且亦無以期待眞正之世界繁榮與平和。幸而最近，對於排除此世界的經濟不安之方策，予以檢討之時機，已見顯著，殊爲可喜之現象。我國對於此種國際的努力，亦有進而協力之方針。最近開會之世界經濟財政會議，乃係基於上述之趣旨，帝國政府亦參加該會議之準備委員會，現正會同各國進行各種豫備的研究，即今後對於該會議之成功，亦有衷心援助之意嚮。以上乃係敘述當前之外交問題。

日本對策

最後且一言關於爲上述根底之帝國政府之見解，即帝國政府外交之根本義意係在於東洋和平，且伸而確立世界和平之事固不待言。據帝國政府所見，鑒於現下國際社會之實情，爲招來眞實之和平，雖承認以維持和平爲目的之諸原則之不變性，但當共運用，爲實際的適用，應有適宜之伸縮性。同時據於世界各方面維持和平有現實的可能之勢力，予以尊重之事乃極爲重要。依此意味，國聯規約中遂有尊重地方的領界之規定，認明此項事實，同時對於帝國之建設的勢力，爲現實的維持東洋方面和平之支柱之事予以認識，庶可謀維持該方面之和平。帝國對於世界任何處皆無抱有領土的野心，且對於任何國亦不欲構事。帝國所企圖者，不外基於國際正義以確保帝國之生命線；同時並與其鄰接諸邦協力提携以確保東洋之恒寧，而擔當世界和平之維持貢獻之事，在東洋以其權威與實力，爲達成上述之目的而貢獻之事，乃係日本國民之信念。且其覺悟明治以來之帝國外交之根本精神實存於此。前面所述滿洲問題，乃至日俄關係及對國聯之帝國政府之態度，皆係基於此種精神。又如帝國政府對於軍縮會議之提案，亦皆出於同一之精神，帝國政府於上述之根本精神之下，無論對於何國均以保持最親善之關係謀通商之圓

滑與文化之融合，以期實現世界人類最崇高之理想。

二、荒木內田公言將進攻熱河

二十三日衆議院開會，蘆田均登壇稱，我國外交之重心，乃係滿洲問題，然關於其根本方針，政府不惟未有何項聲明，即由政府之施設觀之，亦依然不能捉摸，質問外相及陸相之所信與決意。旋轉入質問國聯問題稱，國聯適用第十五條第四項之場合，究退出否，或傍觀而予以放任否，政府之意嚮如何。又今後之對華政策具體案如何，一掃日俄間之不安，可否相信為現內閣之責任。日美間最近之陰鬱關係，將如何予以轉換云云，最後復陳說樹立國民外交之事，然後下壇。據東京二十三日路透電謂，蘆田均在議會指摘政府，包括三事，㈠在日內瓦採取不必需的暴戾態度，並為小事作枝枝節節之爭論。㈡對國聯與滿洲缺乏基本政策。㈢內田雖注重「中日滿」友誼合作，但未能採取任何具體辦法。氏側重增進美俄友誼之需要，謂目前情勢，殊少體面，使若干人相信，國家之外交政策盡由武人操縱云。其間政友會之一部有種種質問及揶揄，民政黨則予以皮相的聲援。內田登壇答稱，政府之政策，非日滿議定書乎？鐵道敷設權亦為日本所得，此即日本之對滿政策。對於國聯，於將來預想之下，退出與否，不在言明之列。關於對華政策，若中國自覺，則一切問題，當即立解決。對俄，對美間，並未釀成何項不安云云。陸相登壇答稱，對於滿洲問題，日本並無期待獲得一錢一厘，乃係以棄武力而臨之以德為理想云。

二十六日衆議院會議，政友會之宮川一貫氏，登台演說。謂當滿洲事變突發時，濱口內閣雖採取不擴大事件之方針，而實則反因是使該地陷於混亂狀態，是故若果真正希望在滿洲國方面確立和平，則須與屬於熱河問題禍根之張學良間，開始直接交涉，乃現尚未出於此途，不識何故。末並就滿洲經濟統制問題，質問政府方面所持見解，經齋藤首相答以關於滿洲生產問題，刻正在調查中。內田外相答以華兵確已進駐熱河省內，今後該方面若有發生擾亂治安情形，自當加以討伐。荒木陸相答以張學良若不反省，而與日軍構釁，則我方亦已作相當準備。蘆田均又有演說。二十七日衆議院舉行第二次預算總會，小川鄉太郎質問，預算經費之全部經決定否，又質問陸軍對滿洲事件費謂將平面化(經常費之意)，然此項負担僅由日本負担否。陸軍兵備改善費九年度以降之計畫如何。陸相答稱，由現在列強之整個國防之必要觀之，雖需要五億數萬元，於財政上且係不得已，何況現在之計畫為四億一千萬元，願於二年間整個完竣。除此以上不作考慮。滿洲事件費不想將來僅由日本負担，截至昭和十年可以完

或基於日滿議定書之國防計畫。小川質問，此項完成事件費平面化，則每年之經費若干，陸相答稱，每年或須七千萬圓之程度。然對此仍考究有彈力之計畫。

三、內田演說之反響

內田康哉在日本議會之外交演說，不啻對犯罪事實之自白。中外各方對之頗多指責。

羅外長二十二日發表談話，謂日外相內田對日議會之演說，僅就其關係日本在東省之暴行一段而論，已足證日本之武力侵略與擴張領土之迷夢，去清醒之期尚遠。溯自去歲八月內田第一次演說遠東情勢以來，時逾數月，而內田對於國聯之權威，國際條約之尊嚴，與夫國際成法之效力，迄未稍減其公然侮蔑之心。在此次演說中，內田又復涉及偽「滿洲國」，不獨認其存在為正當，且更進而言其擴大之可能，並公然宣告日本侵熱河之決心，此種荒謬之見解與議論，吾人不欲多費唇舌，加以駁斥，蓋中國政府及國聯調查團早已駁斥無餘矣。惟吾人欲鄭重聲明者，中國態度至明顯堅決，即由日人創造支持之偽「滿洲國」必須取消，中國在東三省地方必須恢復其固有之主權。在日本之傀儡組織正式宣告違法及取消之前，所謂調停與和解或其他任何解決辦法殊屬不可能也。


顧維鈞代表二十二日發表宣言，駁斥日外相內田最近之演說。宣言全文，由中國代表團分送各報。其內容如下。

『日本內田外相頃對貴族院演說外交方針，然除日本人民以外，世界民族稍有常識者，斷不為內田之言所動也。日本之志，固欲强以自造之法，支配其對他國之關係，且謂舉世之人，將惟其言是聽，此種心理顯然可見。東三省乃中國之領土，日本一手改為「滿洲國」，又以一手與之簽訂條約，事成，日本又以對此項條約所負義務為口實進犯熱河，又思置之囊中，日本貪得無厭。此實其侵略計劃第二步之實現也，而日人亦要求世界承認之。雖然日本對滿洲問題之全部政策，假內田之口而大白於世。內田謂「國聯盟約之適用，當富有伸縮性」，此言無異自認若按會員國一致服從之國聯會盟約加以判斷，則日本實為以暴力破壞盟約條文之現行犯。日本所以自恕者，即所稱「中國失其常態」一語是也。然中國情形，確可稱為不合常態者，不過一點，即日本堅甲利兵以事侵略，而中國僅以危弱之國防當之是也。日本既破壞盟約，而內田反謂盟約之適用須富有伸縮性，此猶胠篋之盜，為人掩執，對簿公堂，亦自承其罪，惟謂所盜之室，門窗未扃，致啓覬覦之念，情有可原，請求末減，內田措詞得勿逼肖。日本近月以來之行為，與其對熱河之攻擊，若日本以此自恕，而人亦從而恕之，則今後世界各國之間，舍混亂與衝突以外，別無其他關係可言。而國聯會為世界謀和平之希望，亦可投之東流矣。和平之擾亂，日本實為禍首，

謂其爲遠東和平之砥柱，無乃矛盾太甚，由此種種，可見日本爲國聯會員國雖十有二年，而於國聯盟約之規則，始終未嘗了解，或了解矣，而始終不願遵守，如此情形，則日本尙堪爲國聯會之會員乎？此目前一種嚴重問題也。』

天津大公報一月二十二日社論有云：

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昨在國會演說外交問題，關於東三省案之聲敘，完全爲軍閥侵略主義重作傳聲機，爲年餘錯謬的强橫外交大施辯護。吾人讀之，除加重國民的反日自救之信念外，別無感想。彼所謂『滿洲國』者，純出日本之僞造。依據普通刑律：凡人僞造文書印鑑，且須處罰。今以一個國家，違反鄰邦三千萬民衆之公意，强爲創造一國，迫使分裂，資爲侵略，此在國際上雖無受譴責裁判之可能，而按之人類相與之道義觀念，實絕對不能輕恕。僞『國』成立以來，不但東三省人民反對；中國全體民衆無一人承認；即世界任何國家，亦從未公然認許其犯罪的『既成事實』，此爲天壤間尙有公理之明證。內田所謂『日滿議定書』與夫因而取得之普遍的駐兵權等等，實爲日本對中國主權，對人類道義上犯罪之一部，昨日演說，祇可認爲犯罪事實的自白………

美

二十二日紐約講壇報社論略稱，日外相內田演說。不啻聲明國際條約等於廢紙，不能阻止日本軍士之慾望。日本門羅主義明白企圖壟斷遠東，造成大日本特殊事業，效法美國，不准美洲以外之人干涉美洲事務，且日本居然以遠東警察自居，殊不足以促進和平，徒危及他國已得之利益。

（完）

元旦書懷

八閩蕩子

元旦今年罷椒筵，漁陽鼙鼓動驚天！
聞鷄孰繼劉琨後，擊楫誰同祖逖先！
醜虜驅除戈洗血，倭奴殺盡劍留羶。
版圖無恙山河在，獻頌欲書五色箋！

不太平的太平洋

李景凊

一

太平洋上日美的對立，在現今更深刻化的英美對立，尤其是資本主義世界和蘇維埃聯邦的矛盾及與此等情況相關連的發展的世界各種矛盾的一般情形中，不過僅佔次要的地位，但近年來逐漸急迫，却是事實。

日美對立的本質，急迫及其暴露的原因，不僅限于經濟的競爭。在中國各市塲和日本競爭的美國貿易，對于日本却還有相當的補償。在這些市塲上美國的貨物，百分之四十經過日本的手。並且有大半是經過日本銀行。此外，輸入中國日貨的大部分，如棉織品，是用美國原料或半製品作成的。美國不僅供給日本本國的鋼鐵及機械，並且還供給在中國的日本企業家。（根據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資料，該公司由美國買進來的材料，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到現在總額是一億二千九百萬日金，由日本買來的材料，總額達一億九千三百萬日金。）

日本輸入中國重要商品的棉織物，及普通消費品，美國的輸出並不積極，美國的烟草，石油及木材等，日本並不出產。美國商船和日本及英國商船並不相同。美國商船在中國及亞洲，並沒有表現特別的任務。美國在華投資比日英皆少。此項投資與中國鐵道關係非常薄弱，與日本關係密切的中國重工業及棉織業更沒有關係。並且美國對日貿易，顯超過對華貿易。美國對日貿易，較對華貿易還要關心。這種事實看下表就可以明瞭。

	由美國輸出的		輸入到美國的	
	一九二三——一九二六	一九三〇	一九二三——一九二六	一九三〇
日本	五・五	四・三	九・五	九・一
中國	二・九	二・九	四・四	三・七

（對輸出入總額的百分率）

其次日本的他國投資中美國居第一位。據一九三一年二月，美國商務部發表的資料，美國在日投資總額達四億五千三百五十萬美金。其中投於傳教事業上的，八百萬美金；生產事業的投資，一億六千九百萬美金；投于日本政府發行的

有價證券，三千五百四十萬美金，投于地方公債四千三百萬美金；投于日本各私人經營的公司股票及債票，一億四千二百七十萬美金。

二

然而太平洋竟成了目下日美尖銳對立的舞台，理由何在？我們知道在遠東美日的衝突是兩個侵略勢力的牴觸；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衝突；是由于兩國不滿足現存領土經濟及政治的勢力關係。為擴張這個勢力範圍，就是這種積極鬥爭的原因。日本把侵佔滿洲及中國的全部或大部，作為直接的目的；將來必定為支配全遠東及太平洋的多數島嶼計，更要擴大其活動，同時還威脅英國的自治領地。（這些領地，在經濟及政治方面，漸漸入于美國的勢力了）及中南美美國的重要利益。因此日本的活動方向和美國發展的道路，就發生了正面衝突。美國在一八九〇年美西戰爭告終時，就注目遠東，過去十年間，對日本在華有計畫的侵略，不斷的施行攻擊。

日美矛盾，是為爭東亞全體及西太平洋的獨佔支配而相互排擠最積極的侵略的兩大帝國主義勢力間的衝突。這種矛盾，已極尖銳化而難以和解。這種矛盾，在中國漸漸強烈而且露骨的表現着。「現在中國較任何地方全重要。」這是美國政府及政治家等對于中國的評價。

日本因地域的毗連，並利用優越的軍備，從世界大戰開始以來就施行進佔滿洲，瓜分中國的侵略政策。

在日本的公文或著作中可以找出關于這種政策的證據。一方面用着美妙的極度曖昧的辭令，而他一方面又說出露骨的武人的口吻。就像日本半官著述家何上清的著作，就是一個樣本；很有名的田中密奏，就是第二個樣本。

「日本在中國的生命權利，若是被人侵害，就是日本自由主義的政府，也不能拱手而坐視。」——這是河上，在一九二八年所說的——除了幾少數的日本人外，日本人全不許他人翻弄這些生命權利。倘這些生命權利，能以和平的方式來保護，自然很好。若以親善的政策而不能保護這些權利時，不得不採用任何的方法。」

「日本若不實行大陸政策，就不能剷除在東亞的困難——這是一九二七年政友會田中男爵，在他很有名的奏章中所說的——為支配中國計，不得不首先佔領滿洲及蒙古；為支配世界計，不得不首先佔領中國。我國若能支配中國，其他亞細亞諸國及南洋諸國，不用我國征討，自然就會來服了。彼時世界各國自然會瞭解東亞是我們的勢力，那裏還敢來侵害我們的權利。」

三

「瓜分」及「佔領」，當然是一切帝國主義的共同政策。不過美國和其他在中國的帝國主義者不同。冀圖獨佔支配中國市場的美國，當然反對在日本指揮之下或基于日英協定而行的中國瓜分。美國在搶奪殖民地的舞台上，較歐洲列强登場稍遲，沒有在亞洲大陸確保適當的勢力範圍及根據地。「菲律濱的佔領，是美國在東亞方面，初次表現其世界政策的作用；這一個開始，是有準備的而非偶然的」（羅斯福語）。

不過美國若把菲律濱作爲侵入東亞大陸的根據地，當然不能和英，日，法等國的根據地來抗衡。因此就產生了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這個主義不外反對一切對于美國不利的中國的分割。「美國提唱門戶開放主義作爲抵抗列强不顧美國而瓜分中國貿易唯一的方法。」（見羅斯福，不安的太平洋）。

這種主義，和美國在中國及東亞一般貿易的利害，有密切關係——至少美國著作家這樣主張。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發給各國的通牒中，初次把這個主義明確的表示出來。在這個通牒裏面，只限于貿易的事務，就是在列强宣言在華的勢力範圍以內，也要保證自由市場。具體說來，美國向其他列强提議關於那些勢力範圍及租借地要遵守下列各項：一，不侵害既存的關港，及外人既存的利益；二，不設于自己有利的關稅上的特權；三，對于第三國商品，不課以較對于自國商品還高的關稅。

從海約翰的宣言來評判美國門戶開放主義適用的範圍，好像僅限于比較狹隘的貿易政策。

「由于美國生產力的增大及在外國市場商品競爭力的增進，美國的貿易政策，起了非常的變化。放棄了互惠原則，特權及最惠國待遇的狹隘的解釋而代之以在世界市場上機會均等的要求」（Williams,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of the U. S. A. p. 265)

然而這樣貿易政策是觀望將來。「美國政府由計謀現在貿易上的利害，開始就樹立了遠大的政策，而計畫廣大的東亞貿易的發展。」（羅斯福書一七四頁）

對于美國貿易差別的待遇，認爲是有礙將來發展道路的障壁。運用機會均等主義，當做鬭爭最好的手段」。（羅斯福書二六五頁）

海氏的宣言，不過是出發點。因爲「當做政治上的主義……因爲門戶開放主義必然帶着流動的性質；由于解釋如何，而有伸縮的自由。」（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 In-

erests in China." pp. 99.)

對於這種主義，美國常與以最廣汎的解釋，遠超通商制度的範圍。實際上對於中國及其他各地方政治經濟的支配的基礎，不用說要以這個主義來處理。在以後在美國指導下的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中，更是明確。門戶開放主義包含保全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的原則。這種保全領土完整的原則，原來美國用為防禦列強對於中國的蠶食；後來主要用為對於日本活動的障壁而提倡的。華盛頓九國公約，在本質上，可以說是在中國禁止日本的事項一覽表。就像上述的尊重中國的完整，或尊重在中國全領土內，各國人民的商業均等主義；或不許為獲得特權及特惠而在中國利用政治勢力等等全有這種意味。

密切關連着門戶開放政策而為對抗瓜分中國的傾向，美國再三提倡國際共管中國的計劃。這種計劃，就是想把在中國鬥爭最重要的對象，使其國際化。一九〇九——一九一〇關於滿洲鐵道，美國以具體的形式，把這種計畫提議出來；並且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關于中國的財政及債務(戰前及戰後的國際行團)提出了這個計劃。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一部分美國人，非公式的，以更廣泛的規模而又提出了這個計劃（所有中國的債務）。一九二九年美國以中東鐵道國際化的提案，再把這個計劃揭示出來。戰前還可以把此等計劃看做防禦的政策。美國由阻止他國佔領領土，擴大勢力範圍，進而為維護自國的將來，轉向于斷然的侵略道途了。羅斯福以為門戶開放主義是基于高尚的原則而作為維護弱小民族的手段。（羅斯福書一四二頁）下邊這一句話，就是表達他這種意思。「美國努力于獲得其他國民對于他這種政策的贊助，並努力于獲得各國消極的共同的行動以制止其他強國積極的個別行動。」（羅斯福書一八〇頁）

然而戰後，美國的活動就增大了。

四

門戶開放主義或國際化的計劃全很顯然的暴露了積極侵略的本質。就是，美國想用這個政策作為確保對華獨佔支配的手段。

一九二二年英國羅素說：『美國為擴張貿易計，為安全投資計，除希望中國成立鞏固政府，增進國民購買力外，像其他列強領土侵略的野心，大概不會有。但是她也決不願意中國有充分的力量來管理並經營其自己的礦山及鐵道。她並能以一切的手段，來圖謀反對中國經濟的獨立。』(Russell, "The Probbm of China" pp. 180.)

像這樣純潔悅耳的美國門戶開放主義，不過表現其掠奪，膨脹及貪而無厭的手段罷了。這也就是美國僅為想獨佔及企圖防礙瓜分中國政策的手段罷了。這個手段在最近十五年間，第一尖銳的針對着日本。這是日本現在「决定的貪食」政策最積極的原故，這是日本在華與美國積極侵略起了正面衝突的原故。美國的資本一方面主張機會均等的原則；另一方面不僅防止日本的侵略，並實行侵入中國。這就是美國的資本利用南京政府及奉天當局的反日政策的工具而侵入了運輸及通信（航空，無線電）方面。近年來在滿洲中日關係的惡化乃是美國資本侵入直接的結果及反映。美國資本鼓舞，援助奉天當局使其對抗日本更進一層的侵入。在這一方面中日衝突顯著的程度，正是日美衝突的反映。

五

日美在太平洋上矛盾緊張的程度沒有比在太平洋上軍備問題的激化，表現得再快了。這種矛盾，甚至于表現在兩國屢次發表的，和平主義聲明書裏面。大凡帝國主義的和平論，是再滑稽不過了。倫敦海軍會議時特派至日本的威廉加士爾于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美國威廉城國際政治協會宣讀的報告中，有這樣的一句話：日本人常常由美國艦隊而發生海軍力量的問題；並且豫想與美國艦隊衝突。」（他接着說：「而美國海軍主力，在大戰後不久也從大西洋移轉于太平洋了）「日本不得不與美國開戰的理由，一個也沒有。」"Pacific Affairs" Honolulu, Dec. 1930.

若從加士爾的話看來，貿易，不成其理由。因為戰爭是破壞貿易。因此日本佔領菲律賓的傳說，也不過是一種謠言罷了。就是只剩中國「我國的實際政策，也盡了保全領土及門戶開放的義務。」加士爾更進而說：「日本受條約上這兩個原則的拘束。並且諸君素來也許知道像日本那樣嚴格履行條約義務的國民很少。不僅如此，日本對于中國的政策和我們自己的政策最相近了。」

換言之，只要日本不侵犯美國對華政策的各種原則，美國不願意和日本開釁。羅斯福對於這一點，說得非常明白：「惹起太平洋各國民間的敵意的原因，沒有不能求得解決的原因」，然而「海軍家的意見，以為日美戰爭，在一九二三年就有實現的可能性。……果眞如此，以何等的勝算而得與日本以打擊，還是最後的機會。」「現在日本和美國的戰爭，像是不可能的。……只要日本不破壞現狀，美國和日本在太平洋上或許不致于構釁。」（羅斯福書二八〇，二六六，二八一頁）

然而這種有條件的和平公式，讓最近十餘年間，日本的

膨脹，侵略，及世界週知的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否定了，而轉化于與其相反的一方面了。對於這個公式在滿洲事變未起以先，日本海軍中將佐藤鋼次郎在「日美若果戰爭」一書中，給以露骨的反駁。這本書是在一九二二年日美關係正緊張時出版的。佐藤說：「我帝國無論在地理方面或歷史方面，要以一切手段去實行發展大陸的使命。這決不是侵略。倘帝國在大陸的發展遭受了阻撓，帝國自身的存續，免不了也要受到威脅。譬如盆裏面的植物，帝國只有把她的根伸植到大陸，然後才能繼續生長。若和大陸分離，帝國就不能免掉死亡。然而美國却試要從大陸把這個根拔去，而代之以發展其自己在東亞大陸的帝國主義。」

一九二七年田中以武人口吻，極明瞭，極顯然的言辭說：「去實現這個政策，（大陸政策）我們大概不得不和美國開釁。……若我們將來想支配中國，我們首先不得不打倒美國。」

六

日本的進佔滿洲和目下在中國本土內所行的擾攘，美國外交官的演說及著述家不斷的說日本根本破壞和平的前提。這次事件，暴露了過去幾年所醞釀的日美衝突。這種情勢，以前在世界政治上，稱為太平洋問題，現在世界政治的糾紛中，還算是最緊急問題之一。

佔領滿洲在大陸方面日本有了新的重要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物質資源。即此就有使日本非常增强的意義，可以說是太平洋爭霸戰的急迫。因為這種情況使日本太平洋爭霸戰的條件，顯然起了有利的變化，所以美國不能默視這種活動。且日本的進佔滿洲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新侵略的一個階段。日本不僅只佔滿洲，並冀圖佔領在軍事上，政治上及經濟上全很重要的上海。上海交涉的經過，暴露了日本努力企圖扼據揚子江口的咽喉來維持這個新根據地的野心。如此，美國，不僅滿洲，即其勢力最强的中國中央政府，也到了要失掉的危險當兒了。

此外，連帶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活動，日本倡言要再審議華盛頓九國公約及該公約所定的保全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的原則。換言之，日本直接開始分割中國，無論如何，在最近將來，保證這個分割並開始修築新的練兵場。美國當然不能容忍日本這種政策。日本這種政策根本變更了太平洋爭霸戰的勢力關係，減少美國活動的力量。日本不僅摧毀了美國遠東貿易的計劃，並變更了美國的地位，使其失掉中國市場，消逝其在中國市場上的活躍。僅以日本的財政，當然不容許這種活動的計劃，因而日本還需要美國金融的援助。在目前

還想勸誘美國來作在中國日本企業力量不足的投資者或暗默的提携者。——即以美國的資本，來作于日本自身有利的事業——這種勸誘，最近已經開始。例如一九二七年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要募積巨額的美國公債。其政治意味，不言而喻，並不是使美國在滿洲作自身的活動。日本願意應許和法國財政尤其有密切關係的莫爾幹財閥公然來作這種共同投資；但是因爲美國國務部拒絕了這種公債，所以這個計畫，沒有實現。美國財閥或者也有懷着特別的見解，但是去作日本企業的投資者，對于美國全體資本家並沒有好處。日本就是和美國個別資本家之間無論成立怎麽的協定，很顯然的並不能抑制或緩和這兩大强國相互排斥的政策。

七

日本進佔滿洲，美國毫無疑意的不能坐視。滿洲事變沒有幾天，美國給日本的通牒，很顯然的表示「非常遺憾」，並確認日本應負這次事變的責任及力主最後解决這次問題，中日以外，還要參加其他列强。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日本佔據錦州，日本又得到新的警告。在警告書中，美國更明確的聲明：「無論成爲若何事實上的狀態，美國政府也不能承認爲正當，美國政府斷不能承認日本政府和中國政府或其二者的代理人間所締結的任何條約及協定。這種條約及協定，有違門戶開放主義和保全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的原則，並壞破美國在中國的條約權及僑民權。並且適用違反中，美，日同爲簽字國的巴黎協定的政策，所造成任何的情勢，任何的條約及協定，美國政府决不承認。」這個警告，不啻把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時，美國的抗議，更明確的重申了一遍。在上海事變的當兒，以致美國上院議員波拉氏的美國國務卿斯蒂生的書翰形式更補充了美國的新抗議。在這個書翰之中，斯蒂生斷然駁斥日本要求再審議華盛頓九國公約，及該公約所定門戶開放及保證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的原則。斯蒂生並對日本作一種强硬的聲明。即從新規定海軍五大强國的戰鬥艦及航空母艦的噸數的限制，及太平洋西部海軍根據地的建造及擴充的禁止。換言之，即以廢止一切保證東亞沿岸日本支配權的華盛頓軍縮條約以威嚇之。換言之，若廢棄關于中國之九國公約就成了美國對於日本廢止軍備限制的理由了。

廢止華盛頓軍縮協定的威嚇，不僅針對日本，同時還向着英國。蓋從財政上看來，海軍軍備無限制的建造，英國到底不能同美國抗衡。並且上面所舉的那封書翰，還含有勸導各國贊助美國關於滿洲問題的立場；爲使日本撤兵計，得採取國際共同行動。「讓我們想來，斯蒂生的書翰，若有某種

意義，那就是美國當然要起來立即着手準備戰爭。日美戰爭不是說起于來週或來年。不過，若日本不停止其行動，這種衝突是必定要起來的。」("China Weekly Review 一九三二年第三號）

斯蒂生自己也公然的申述意見。在上面所舉書翰中，斯蒂生指示目下的形勢說：「遠東的事態是非常混沌，安定的要素全受了威脅；由遠東再把全世界導于不安的歷史時期到來，也未可知。」

因爲日本在遠東活動的發展，未來日美戰爭的展望及技術問題，美國的新聞雜誌，漸漸熱烈的討論起來了。前美國軍事航空部長米其爾將軍發表戰爭記事，描寫美國航空大艦隊——米其爾將軍屢屢主張建造這種艦隊——擊破日本的景況。這種記述，有若何程度的價值，却是疑問。在政治方面對于米其爾並沒有惹起任何疑問。他對于這一點，很自然的描寫着：「日美的對立，及疑神疑鬼的根苗，在簡單的事實中，就可以找得到。即美國在太平洋上是唯一的白人最大强國。美國在大西洋方面所謂的强大，實際上遠不如在太平洋方面的顯著。我國位于東；日本位于西；我國想伸手于東亞的貿易而日本同樣的也想。我國比日本有較多的出產及礦源，日本因而就想着若不獲得這種資源的補充地，難免就要忍受敗北。……日本知道不得不顧慮自己的存亡，無論如何不能避免和美國的戰爭。」于是這位勇敢的將軍，就作這樣煽動軍備擴張的結論：「我們慣于認爲我們是和平的國民，然而實際上，美國在世界上是最好戰爭的大國民，但同時戰爭的準備是非常薄弱。」("Liberty" Jan. 1,30, 1932.)（完）

塞外

漂泊王

塞外嚴冬戰未停，　松花江畔血風腥。
枕戈壯士猶飢餒，　絕援孤軍半死生！
滿地白霜侵白骨，　彌天流彈似流星。
請君側耳長城外，　細聽敵機轟炸聲！

日本空前的共產黨案

大炎

去年十月三十日，日本發生空前的共產黨案，牽涉地面逶三府十八縣；關聯人數有二千餘名。自實質上言，此次共產運動已離開和緩的宣傳運動或合法的競選途徑，而走到武裝暴動，赤色恐怖的道上了。幸而被精緻周密的日本警察，一網打盡，使赤火狂燄，未能燎原，不然眞有使日本政治傾圮崩潰的危險。我們以爲當目前日本軍閥，迷夢未醒，國際形勢日趨微妙的時候，日本國內竟發生這樣强有力的革命運動，足徵人民對於政治不滿，民生貧困已達極點，一時雖被日本政府撲滅，相信這種革命運動絕不會斬草除根，恐怕將有更行擴大的可能。日本近來在國際間宣傳中國赤化發展的恐怖，自命爲遠東和平的鬥士，今將其空前共產黨案的始末，該黨的基金運動和組織內容，以及報界議論等介紹給國人，看看詆毀我們的人，他本身的情形，究竟比我們强多少！

獲得基金運動

日本共產黨自從前次三・一五（昭和三年三月十五日大檢舉），及四・一六（昭和四年四月十六日的大檢舉）檢舉事件以後，即刻執行共產黨再造運動。爲擴大團結，充實實力起見，以『金錢是鬥爭的神經；暗室是防衛組織的要塞』爲口號，擴張黨務。『獲得基金運動』是此次共產黨的主要工作。去年一月十四日舉行日本赤色救援秘密會議，討論恢復日本共產黨各細胞組織，及進行獲得基金活動。最初發見的是在一日本銀行員杉原女士（被捕）指導下之十五名女士（被捕）每月定期交納二圓至五圓。其次發覺三菱商會，三菱礦山公司中，以阿部女士（被捕）爲中心，組織極有力的「基金網」。三月末因逮捕日本普羅文化聯盟指導部員慶應大學學生江健次及帝國大學學生近藤勤的結果，發見在日本文化聯盟內，各公司，銀行，官廳內如川崎第百銀行各支店，大正海上火災保險公司，第一徵兵保險公司，共立火災，日本郵船。同愛紀念病，歌舞伎座等都組織分會完成健全有力的基金網。六月間發見第一徵兵保險公司行員小池正雄，在日本大學教授杉之原舜一的指導下，執行共產黨基金局B班事務，向各大學教授，銀

行員，律師，地主等同情者勸募基金。據稱這些同情的人們每月定期交納二元至數十元左右的基金。七八月間因逮捕前九州帝國大學教授風早八十二及杉之原氏的結果，發現尚有規模更大，方法巧妙的『基金網』。上田光男與橫濱專門學校教授鹿島宗二郎為蓄積基金起見，合謀經營東京飛行學校。據被捕後訊明鹿島氏於昭和六年十一月受共黨技術部小西氏的勸誘，入黨活動，七年二月間，受命執行基金運動，直屬杉之原氏，指令每月必須提交三百元的基金，終日奔走基金，後因進行困難，建議經營事業，大量獲得方案，後與飛行學校校長上田光男管理校務，每月提供基金三百元。該校一方面做空中宣傳工作，一方面與共黨軍事部聯絡，實行軍事活動，並養成航空人才。九月間所有各組織的關係者，俱被逮捕，其餘東大，早大，慶大，日本女大，東京女大，女子英學塾及其他專門學校內學生當中的『基金網』，也被殲滅。

共黨基金運動，經此普遍的破壞與挫折，愈覺刻不容緩，於是武力強奪，暴動襲擊的意見，遂成彼時方針。首先成立中央委員會直屬之戰鬥技術團，準備武器。截至七月中計得手槍六十多支，實彈六千發，在大阪委任永井駿（被捕）為武器保管者。最驚人的襲擊事件，就是撼動京都的川崎第百銀行大森支店事件。黨員今泉善一為指導人物，石井正義担任襲擊隊長，因為石井長年出入該行，所知內容頗詳，規定周密計畫，於去年十月七日開始實行，首由西代，中村及立岡三人分乘黨用汽車，飛向大森，強奪現金三萬一千七百餘圓。交給河上肇博士之女吉子等三人，攜款先逃。不久岡山市中國銀行也發生襲擊陰謀。這種明目張膽地強奪事件，的確是未曾有的大暴動！

此外為獲得大量基金起見，曾建設醫院，使同情他們的富豪子弟，裝病入院，索取多數醫費；或利用富豪的妾小，騙取大量金錢；開辦咖啡館，假做女婢，舞女的賣淫，獲得金錢；又利用有名的電影明星，偽設電影公司，騙詐投資者；並經營洋服店，印刷業，汽車行，柔道場等以獲得利潤。總之為獲得基金的目的，不擇任何手段。

圍剿熱海幹部

熱烈的基金運動前後均遭挫折，黨部基礎，漸呈動搖，通盤計劃，已被打破。在勢必須召集全國全體大會，決定新戰術，新方針，並選出新中央指導人員。適當東京市電車職員勞動爭議爆發，及陸軍大演習之前，遂決於十月三十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於熱海。警視廳探知後，各部長，課長等連開數次秘密會議，決派福田警部補與家族等潛往熱海，佯作遊客模樣，同時因鑑於

此次黨部會議的重要性，必有嚴重的武裝準備，故警視廳新出內務省領取五十套防彈具，鐵帽，鐵楯，由警視廳五十二人靜岡縣六十二人及內務省選拔的中村事務官等五人編成敢死隊，分班組織，戒備周密。十月二十九日接偵探部由熱海局發的密碼電報謂「已集會」，敢死隊當日急赴伊豆山偕樂園（預定集合地），表面上說是東京某公司舉行宴會。當晚又接微服遊客的福田的報告謂：「人數不多，有中止模樣」，晚九時許聚宴後，散步至熱海車站，等候前述武器到來，十一時十三分隨車來到，個個武裝起來，雄糾糾地暗夜乘車驅至熱海，與該地待機而動的熱海部隊會合。四時許直驅共黨會場，在離目的地不遠的來宮神社前下車，穿着軟鞋徐步潛行，不知生死的將士們，都在神前禱告，總指揮官發出「不準逃走」的禁令，徐徐前進，卒將會場包圍，指揮官爬近離窗之一二丈遠處，發見樓上放出電燈光彩，樓下也在工作，看清屋內的陳設，急速命令隊伍，箭一般地飛入屋內，踢破隔壁，闖入中屋，就寢中之車手出身的岸勝（二十五歲），明知勢不兩立，即刻用枕頭下的十發手鎗且放且逃，不幸有警士二人，雖有堅固的防彈衣，腿部竟被彈子穿通，因犯人鎗彈告盡，逃往無路，終被警士逮捕。入浴中的所謂「同志」，聞鎗聲，見警士，知事有變，赤體飛逃，但在四面包圍的陣中萬難逃出法網，結果警察隊僅在十分鐘內，捕獲犯人十一名。


風間丈吉

同日在鎌倉捕獲中央黨部組織部長紺屋與次郎（二十三歲）。東京市捕得中央委員長風間丈吉（三十一歲）。三十一日捕得中央部軍事部長長谷川茂（二十七歲）。又於東京淺草區捕獲大森銀行事件主謀者共產基金局長久喜勝一（二十五歲），一羣青年領袖，那知法網無情！

計此次逮捕，截至一月十八日新聞登載解禁爲止，全國約二千二百名，東京地方共有六百八十七名，內有女人一百七名。全部正式起訴人數將達二百名以上。連同昭和七年逮捕之嫌疑犯六千九百名，共達七千名以上，眞是空前大案，但不敢說絕後。聞已蒐集基金十五萬元，祇見二萬元。沒收槍枝九十七支。上列數字是日本各報登載數字，亦即官廳發表的數字，在官廳的立場，難免有少量揭示，穩靜人心的態度。



此次共產黨自從風間丈吉由俄返國任中央委員長後，直接受第三國際的指揮。

宣傳工作於昭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宣佈集中於黨機關報的「紅旗，」取消其他刋物。徵求黨員，免去從來嚴格調查，施行黨內訓練制。組織方面盡力擴充，內分組織部，宣傳部，小組部，基金局，農民部，婦人部，軍事部，民族部等八部。在行動方面較前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基金運動。基金網的完成，已如前節所述，日本大學敎授杉之原參加以來，成立基金指導部，分組四班，A班文化聯盟，B班大學專門學校敎授及名士，C班學生，D班一般人士，暗中活動，預定每月獲得三千五百元。黨員得領取每月三十元至百元的月薪，以鞏固黨基。並收買或强奪武器準備武裝暴動。經技術部員長谷川茂提議，爲獲得一百萬元，組織戰鬬技術團，遂掀起驚人的襲擊銀行事件。

第二個特點是赤化軍隊運動。昭年七年七月間在中村法律事務所內發行「兵士之友」的機關報，在中野區淀橋區本鄉區設立軍事圖書館研究新兵器。並於橫須賀等軍港地，設立委員會，進行赤化軍隊工作，或請求會面，或在門傍等候外出兵士，與之交談，或利用女黨員的姿色引誘，在海濱浴場，携帶留聲機，或樸克牌，招引好色的兵士，使中其毒計。此外派黨員入軍需品工場充當工人，探知其中機密，以爲强奪時的內應。每遇滿洲事變紀念日的機會，即在淺草，新宿等地方撒放「告兵士」的宣傳單，努力在各軍隊，軍艦中成立共黨的細胞組織。

主要人物黨史

此次被捕人中，包含著名敎授，名家子女，以及司法部的審判官，這也是這次共黨事件的特徵之一，茲就其主要人物的黨史述之：

1河上肇博士，年五十五，昭和三年前，曾任京都帝國大學敎授，是左翼理論研究的鉅子，著述頗多，魔力極大，自昭和三年因赤化敎授問題卸職，昭和五年曾參加競選運動，失敗後，遁隱形跡，杳無消息，彼時有已去俄國的風傳，其實氏從昭和七年五月與共黨中央委員長風間丈吉發生黨的關係，充任理論的指導者，並緜譯由第三國際經由德國西歐轉來的指令。一月十二日被捕，據訊明，氏已提供黨費共



河上肇

一萬七千圓為此次再造共黨運動的有力分子。

2大塚金之助，現任東京商大教授，一月十日夜在伊豆，起草博士論文中被捕。據判明氏僅係同情者，昭和三年大選時，氏以候補者之運動費，多數捐入共黨，自去春與杉之原發生關係後，每月提供黨費十五圓。

3尾崎陞，年三十歲，現任東京地方裁判所民事部法官，早稻田大學出身，此次被捕，構成舉國驚愕，特放異彩的資料，在最近日本議會上，也成了小山法相的難解問題。氏


尾崎陞

於去年三月正式入黨，担任共黨基金局技術部情報股的重要職務，在裁判所內與同人組織黨細胞，並命候補司法官坂本忠助，以其住宅為黨幹部，收容委員長風間丈吉。案由可謂重大。

4風間丈吉，年三十二歲，任共黨中央委員長，新潟縣人，中農出身，曾在東京築地工手學校修學一年，二十一歲時參加山川均，堺利產組織之社會主義同盟。廣交左傾分子

大塚金之助

，後赴俄留學，卒業後詳查俄情準備歸國。昭和五年十二月第三國際委為日本共產黨指導員，歸國活動，曾應援各地工潮，大露頭角。

5兒玉靜子，年二十八任共黨中央委員婦人部長。純係


兒玉靜子

勞働者出身，小學卒業後，操持家務，後受其兄兒玉慶一郎的感化，思想始左傾，昭和四年六月入橡皮工場做工，同時加入日本化學勞働組合，開始左翼運動，五年三月被辭，六月共黨部命其赴莫斯哥出席第五回職工代表大會，十一月歸國，昭和六年三月正式入黨。

報界議論一瞥

記事揭曉後日本各大報紙，均為文評論，一致褒獎警士的精密，抨擊共黨的無

知，對遭難犯人，毫無同情憐惜的口聰，但對此次共黨勢力之深入朝野，行動之危險恐怖，均感覺日本政治漸呈危機，社會矛盾，已趨尖銳。大阪朝日新聞二十日社評謂：「共產主義思想所以易於蔓延的，主要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對人民生活上，已失掉信仰。最近施行的貨幣膨脹政策，就全體講，失業人數，並未減少，據社會局的調查，反有增加趨勢。所謂失業者，就是被社會經濟遺棄的人們。失業者增加的現象，不外是整個的社會經濟，依然不能保障民衆生活的表現。今日資本主義經濟，本有生活力，換言之有維持國民全體生活的生產力，然而事實上所以未能的：據吾人觀察並非能力不足，乃因處置方法不當。」其結論謂：「欲使資本主義經濟圓滿進行，必須有完備的社會施設，即屬行社會政策一途。年來政府對社會設施上，尚未多量投資，反之，對外來敵人，每年耗費數萬萬圓的巨額，對於從內發生的危險敵人，反吝嗇投資，眞令人莫解……」

詆訐我國赤禍蔓延的日本，而自家竟發生如此事件，其內部瘫瘓，由此可知。民生窮困，政治不安，固是主因，但滿洲事件的發生，一方面使日本國民担負加重，一方面給共黨可乘之機，這也是不可輕視的因素。事實俱在，逮捕無効，更甚的暴動，不難再起。日本國家可危甚矣！未知狂橫暴戾，醉心侵略的日本軍閥，作何感想!?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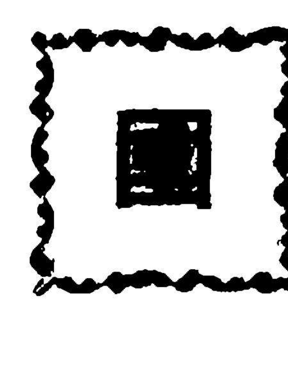
海上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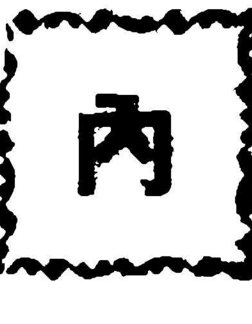
常晋

鹿島蝦夷伐鼉鼓，又報倭奴來歇浦，縱橫東北若無人，滬濱彈丸容易與。君不見，空軍之伯海軍王，陸軍况復猛如虎。巨砲震如雷，睡獅眼乍開，誰躡其背任指揮，蔣侯光鼐蔡侯廷楷好將才。一戰再戰，强敵胆摧。機聞雷而擊落，飛雷艦牽隊而循回，步兵俘虜人作堆。一笑島夷不中用，帝國雄風安在哉？勇矣乎！勞師襲遠既若彼，以逸待勞乃如此，救國皆由抵抗來，寄語同胞毋畏死！復國讎，雪國恥，總是漢族奇男子！

二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一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二年二月二日止





日軍圖熱愈急

日軍三路進攻熱河

榆關陷落後，熱省頓呈危局，蓋日方志在必取，我軍誓死抵抗，故匝月來，戰氣雖然沉寂，雙方積備，迄未稍懈，且以熱邊多隙，日軍未敢妄動，一俟時機成熟，勢必爆發，實目前之沉寂，本爲暴風雨前之小喘息而已。一月二十一日內田荒木在日本議會，公言將進攻熱河。日軍攻熱計劃，分以下三路進攻，（一）由錦州向凌源建平。（二）由義縣向阜新朝陽。（三）由通遼向開魯林西。日方曾在錦召開軍事會議，叛逆程國瑞等亦參加，對侵熱計劃大致決定。以日軍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二・四師團爲主力，第十九第二十兩師團爲預備軍。日軍第八師團及第十・第十四各師團，自上月三十日起，分乘二十四列車，陸續由釜山過漢城開赴東北，預計一週內運完，作侵熱之援應部隊。駐鮮之皆守隊約三萬人，亦同時由釜山[illegible]。偽軍[illegible]，于芷山，[illegible]，李[illegible]各部[illegible]。現于部[illegible]中，張部騎兵二千集通遼，總計通遼之日偽軍及蒙匪等約二萬五千人。對侵熱軍事決定先攻開魯凌源兩地，冀圖進取朝陽，錦朝線則暫取守勢。開魯形勢，敵軍爲阻止我軍向前方推進，開魯・綏東・建平・興隆地，扎魯特・下窪等處，連日均有敵機偵察轟炸，但並無若何損失，因我軍對防空已有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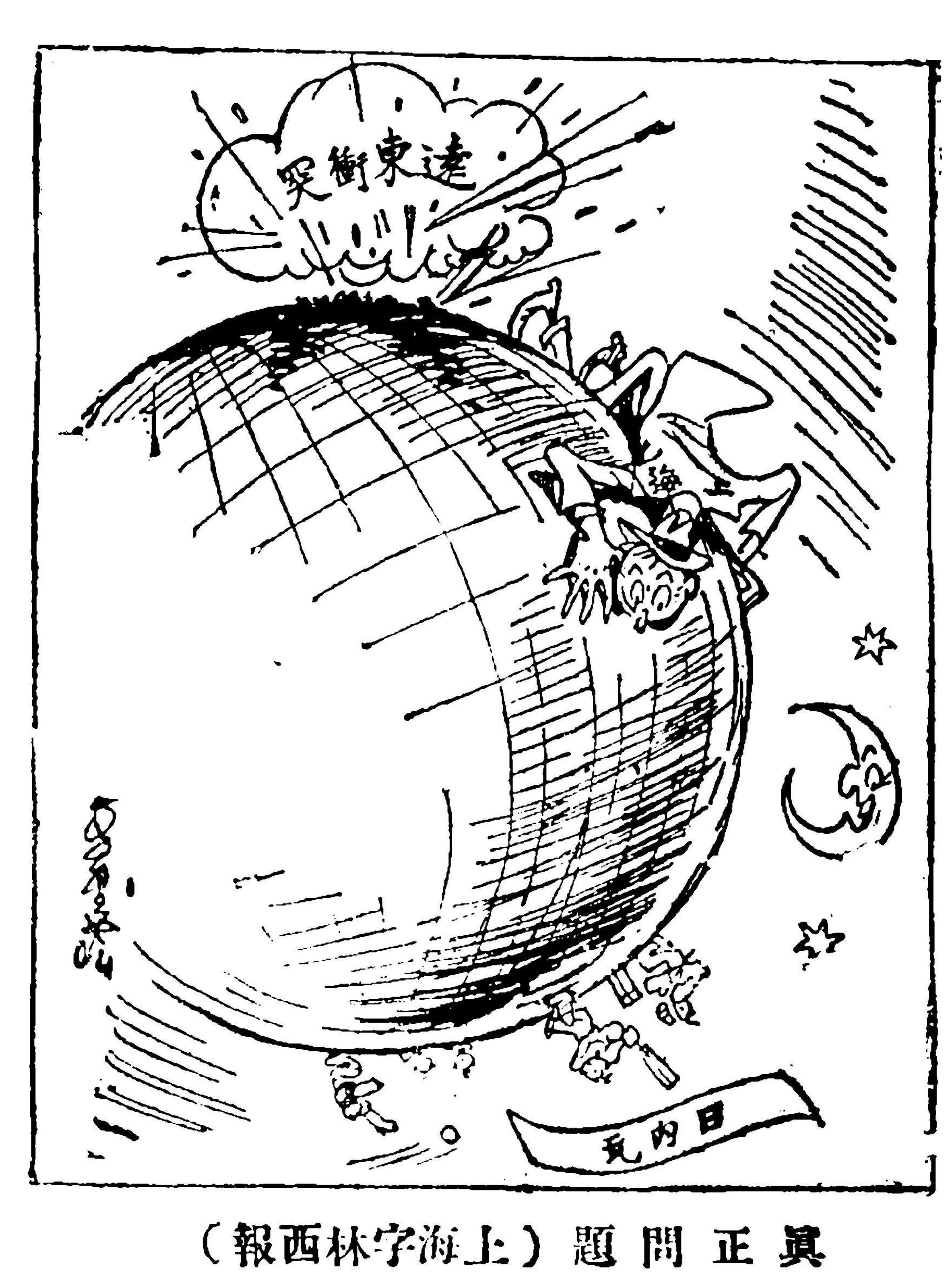


湯玉麟通電守土

熱主席湯玉麟於一月二十八日拍發通電云，『職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三省相繼淪陷，熱河首當其衝，强敵壓境，邊報日急，始則進犯北郊，轟炸朝陽，幸經我軍將士用命，迎頭痛擊，敵不得逞。繼則變更計畫，分犯凌（原）開（魯），其入凌之敵，被民衆阻擊而退，遂集合全力，向開魯方面總攻。旬日之間，敵機轟炸，無日無之，我駐開軍隊雖在灰燼餘生，朗持鎮靜，忍痛死守，士氣激昂。乃敵人忽於有（二十五日）宥（二十六）兩日，以騎兵蒙人爲前驅合步騎砲飛機坦克車裝甲車等陸空聯絡，大舉圖開，三次猛攻，均經我騎兵暨旅奮力抵抗，激戰經日，卒以精神勝武器，斃敵七八名，蒙兵三十餘名，敵始不支退去，我軍亦有相當損失。查日人圖熱，早具決心，此次犯開，已經發動，玉麟守土有責，抗日救國，貫徹始終，除督飭所部嚴陣緊備外，尙希全國人士，指示我機，革起援助，固士卒抗日之決心，保華北平津之門戶，中國人心之不死在此，東北土地之不亡也

亦在此。敢布下忱，佇候明教，熱河駐軍司令湯玉麟叩儉(二十八日)印。」

二十七日下午二時日飛機十架掩護裝甲汽車十二輛，攻我王家油房，道台營子及右翼博火燒廟一帶，我右翼李海青部因改變戰略，退出□□處繞擊，正面則由第九旅崔新五部奮勇迎敵，敵軍斃數十，傷尤多，敵人失利，全線後退。通遼方面日軍鑒於偽軍不足恃，仍由日軍作正面攻擊。三十八日午後，日軍洪由王家油房進攻，但未得逞。日機除轟炸我軍陣線外，凡遇村莊俱行炸燬。傷害人民無算，我外部前接開魯民衆及華北當局電告日機轟炸情形後，即向日方提出嚴重抗議，請即停止此項慘無人道之橫暴行爲，並保留要求一切損害賠償之權。我國出席國聯代表顏惠慶亦將此事通告國聯。張學良代表鮑文樾，二十九晨由平抵京，向中央報告華北最近畿情勢，並商洽要務。



眞正問題　（上海字林西報）

中路朝陽寺一帶，日方早已集中重兵，近日我方義軍曾一度占領朝陽寺，但後又退出。南路凌南一帶，十八日日步砲兵七百餘名裝甲汽車十餘輛，坦克車三四輛，向距凌南一百五十里之梨樹溝門進迫。石門寨方面我軍有嚴密防禦，日軍未敢前進。二十日早，石門寨方面我軍派遣之搜索部隊，於距九門口西方里許大峪角附近，與敵軍部隊遭遇，當被我軍猛烈迎頭痛擊，敵不支撤去。遼寧義勇軍第五路鄭桂林部，第十一旅及第三旅跑騎步兵二千餘人，二十八日繞攻九門口敵軍後方，日軍方面計步兵五百餘名，坦克車四輛，大砲兩門，雙方接觸，二十九日午仍未分勝負，鄭部士氣旺盛，戰爭進行頗順利。日騎兵茂木第四旅團一部，與第八師團所屬之三宅騎兵第八聯隊主力，刻均集結前所前衛綏中一帶，其司令部已移駐錦西。

義軍殺敵前仆後繼

義軍首領馮占海，唐聚五等亦於二十五日通電，內云：「熱邊義軍及駐熱國軍不下二十萬人，無不義憤塡膺，一俟部曲整理就緒，即行誓師進攻，收復遼吉黑三省失地，擐甲執兵，義無反顧。」軍心如此，敢信中國不亡！近聞蘇炳文所部第一，二兩旅之第一第四第六三團，由唐忠信率領，偕同馬占山部於廢歷年前抵熱河北部某部駐防。北滿義軍自日方傳王德林退入俄境消息後，外間尙未證實，王德林代表某於一月十二日由東寧搭車轉海道入關，據王氏代表對人談稱，外傳王部已退入俄境說不確，在本人(王氏代表自稱)由東寧首途時，王確仍在東寧，且爲與日方決一死戰起見，業已將各將領眷屬送入俄境，刻王部正準備進攻吉敦延線地方。丁超，李杜所部將領，現亦在吉林各地備戰，抗日壯志，迄未稍懈。東北國民救

民軍前敵指揮戰部氏二十二日晚應北平廣播無線電台之請，講演「義勇軍今後工作方針」大意謂前此三省義軍，偏重民衆單獨奮鬥，與國軍缺乏聯絡，今後方針，須注意軍民團結。倘華北一旦成戰區，華南應負接濟一切之責任等語，此點頗堪玩味。

我國對日再提抗議

日軍侵佔山海關事，我外部曾於一月四日向日使提嚴重抗議。日使旋於十一日照覆，仍藉口自衛，强詞奪理，反向我提出保留要求之權利。我外部又於二十二日再照會日使，詳述事變經過，要求迅將山海關及其附近之日軍撤退，嚴重處罰肇事者。並對北平等處日軍，嚴加約束，勿令再有妄動。照會原文如左。

爲照會事，關於山海關事件，准上月十一日貴公使來照，業已閱悉。查此事本部爲求眞確起見，曾經再飭詳查，其所得結果如下。本月一日上午，日本守備隊已有戰鬥準備，北寧鐵路山海關外，正在運兵，下午一時餘，南關外有轟炸及槍聲，查係日方自己到處發射。嗣日方向我南門外步哨射擊，哨兵退入城內，彼復向城門開槍兩排。經我駐軍派陳秘書向日本憲兵隊詰問，彼反誣爲我軍所爲。是晚日本守備隊已出動南關關外，日軍鐵甲車及兵車，已停站外。翌晨二時，日軍反向我提出無理條件，並要求立即承認，否則開始奪取。當經我軍拒絕，而日軍此時竟將南門公安分局馬局長扣留。二日午前十時起，竟開始海陸空軍聯合攻擊。三日下午，日軍占據臨榆城，此乃事變之眞確事實，並無所謂協定。根據以上事實，當時擲彈開槍者，確係日方，中國駐軍與日本軍隊，並無任何協定，已屬毫無疑義。至臨榆地方，並非通商口岸，日本人民原無在該處僑居之權。縱日僑不違約章，而至該處，保護一節，亦應由該管中國官廳辦理。日軍何得越俎代庖。而日方竟又濫行所謂彈壓治罪權，爲調集大批軍隊，攻擊中國領土之藉口，其背情違理，尤爲顯然。總之，日本軍隊此次攻占山海關城，始而自加破壞工作，繼即誣中國方面予以挑釁，以掩飾其預定之計畫，此種沿用之慣技，早爲舉世所共知，所有一切責任，自應完全由日方負擔。來照所稱各節，既非事實，更多附會，本國政府萬難承認。再日本軍隊，最近占據山海關後，復在九門口石門寨等處，攻我國駐軍，威脅關內治安，並在北平等處對於人煙稠密地方，持械游行，及舉行作戰演習。凡此舉動，不特違反國際公法及中國迭次提出之重要國際條約，即對於一九零一年各國約定之條款，日方亦復積極破壞。茲特併案提出抗議，照會貴公使，即希查照本部本月四日去照，轉電貴國政府，迅飭現在占據山海關及其附近之日軍，即行撤退，嗣後不得再有此種舉動，嚴重處罰此次之肇事者，並對於北平等處之日軍，嚴加約束，勿令再有妄動，統希見覆爲荷，須至照會者。

段祺瑞經京赴滬

近自日人計劃擾亂平津，謠言甚熾，滬上各團體曾有致吳佩孚與段祺瑞，勸勿受日人利用。吳氏寄居北平，對日素主抗戰。段氏潛隱津門。原居日租界，自前年天津日人第一次擾亂即遷至英租界馴和里，對於國事迄無表示。自接上海各團體電後，段氏即覆一電，表示最爲透澈。「上海市

商會王主席，並轉上海市地方協會交易所聯合會鑒，兩電誦悉，痛心國難，辱以正氣相勗，自念以身許國，不後於人，他事姑勿論，民五帝制，舉國若狂，端居屹然，諤諤自若，威武不能屈，寧卑辭所可誘耶？禦侮折衝，何間朝野，義所應爾，奚俟纜揚。海上達人，不乏聞見，要知雄辯不如事實也。段祺瑞皓。』段氏乃思假探視其女，赴滬一行，雖係出自段氏自動，其親故友好當亦有所獻策。事為南京蔣委員長所聞，亟願於段過京時一晤，特託錢新之氏北來之便，代為歡迎，且有親筆手函由錢面致。錢於十九日午前到津，午間即謁段歎洽。段氏遂於二十日晚十時攜吳光新，段宏綱，魏宗翰乘津浦車南下。二十二日晨八時，抵浦過江，赴站歡迎者，有蔣代表朱培德數百人。車進站時，許世英偕歡迎者登車晉謁，許因父喪，對段行跪拜禮。段下車至碼頭登澄平輪過江，段在輪中由許世英介紹朱培德楊杰等晤談，段對朱頗加贊譽，並語楊杰，謂本人在民元任陸長時，曾主張修築長江要塞，以固國防，免門戶大開，徒利敵人。段又語馬良，謂君昔為年最幼學生耳，今已變成老者，余安得不老哉。復語衆謂本人前曾道出南京，惟相隔已久，昔日相識，大致已成陌生矣。輪抵下關碼頭，段方欲上岸，而蔣適由城內趕至，蔣登輪晤段，許世英在旁唱名介紹，蔣向段行鞠躬禮，並頻稱老師好。寒暄畢，請段下輪，同坐蔣之自備汽車進城，直至勵志社休息。蔣陪段食素餐，餐後，兩人談話有四十分鐘之久，蔣始辭出，回軍校私邸。十二時張羣與楊永泰熊式輝宴段吳魏於中央飯店，蔣則定晚七時在邸宴段，席間對華北問題將有所商討。段語記者，謂當此共赴國難之際，政府既有整個禦侮方針及辦法，無論朝野，皆應一致起為後援，瑞雖衰年，亦當勉從國人之後。本人不到南京已十餘年，此來耳目所及，煥然一新，自蔣總司令以次，均朝氣勃發，尤所欽佩，惟沿途經過民居，尚感有凋殘不整之象，以此推之，鄉民生活，其苦可知；培植元氣，尚待努力。

二十三日赴各要人宴，午後三時謁孫陵，夜十一時赴滬。段車二十四日晨八時五分到滬，住法租界世界學社。見報界，以誠懇態度致辭，略謂彼現完全是一個平民，國事久不過問，擬在滬住幾天，待天氣溫暖，再到杭，深入山中，飽餐山水之秀。個人對挽救國難意，已盡量向中央提出，採納與否，權在中央，日之橫蠻，已至理不可喻，情不可感地步，求人不如求己，救國必須自救。吾人此番受事實上之教訓，更知國內和平‧改善政治‧注意經濟之必要，若歷年早有準備，今日雖有十個日本，又何足懼。段鼎革後係初次到滬。戴戟見段，段翹拇指，連稱好的。

蔣赴贛督剿赤匪

蔣氏赴贛督剿

國難以來，赤燄益熾，朱毛等雖宣言一致抗日，實際仍各處攻竄，近來赤匪策源地之贛省，又形猖獗，上月十八日南昌五十三團體會電蔣親往督剿，足徵形勢危迫。二十七日蔣乘楚有艦啓椗赴贛。行前召葉楚傖，陳立夫至私邸談話，聞此次蔣對剿赤已有縝密計劃。決於兩月內肅清赤匪。蔣二十八日深夜抵潯，二十九日赴南昌。三十日晨贛省黨委會舉行擴大紀念週，蔣出席訓話，勗以一致共同努力，安內攘外。聞肅清贛匪計劃早經擬就，無召集軍事會議必要，故電令各將領不得離防來省。工商學各界組協助剿匪委員會，並將向蔣請願長期駐贛督剿。連日各軍將領來謁，請示機

宜。聞蔣將親赴前方視察，嘗不躁覆，並調大軍至贛協剿。軍政部電令鄂贛各剿匪軍事領袖，對收復匪區應注意三點，㈠未被匪區域，須整理行政，減免捐稅。㈡被匪區域，應增加兵力，限期包剿。㈢收復匪區，須撫輯災民，重興百業。

赤匪勢又猖獗

近日各地赤匪又形猖獗。湖北各收復匪區，殘匪潛伏，時出滋擾，政府雖欲厲行保甲制度，嚴密民衆組織，樹立肅淸赤匪之基礎，無如民衆懼怕赤匪之報復，對於此項命令，陽奉陰違，毫無成效。加以災民遍野，賑濟之術，皆為剿赤工作之最棘手者。各地赤匪，近又乘機活躍，贛匪竟欲以南昌為攻擊目標。湖北各地，匪勢又熾，賀龍竄擾湘西，徐股蔓延巴中，豫鄂交界，死灰復燃，瞻望前途，未可樂觀。

朱

德所部之共匪，迭次欲協同彭德懷犯南昌，皆被國軍擊退，近又傾巢北進。陳誠十四日抵臨川，以十八軍全部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師・獨立三十二旅，俱在臨川附近集中。五十三師到東鄉，餘如南城黎川南豐等縣駐軍，充分準備，會作一次總攻。赤匪大部約七軍之衆，集中黃獅渡左坊一帶，為十八軍・四軍及二十三・二十五師各部所包圍，偽一・三兩軍團在左坊首被擊破，偽五軍團總部亦在后車被摧毀，俘千餘，傷亡三千餘。朱毛主力二十日退出滸灣流坊陣地，陳誠令前線各部隊跟蹤追擊。衛戍南昌之第十師亦奉令向臨川開拔，以期將匪一鼓盪平。現十一・十四・二十七・九十各師已佈置就緒，作大規模之包圍。陳誠二十八日電京告捷，所部在滸灣附近擊破偽二十二軍後，乘勝追擊。二十八日午收復金谿，朱德率部南竄。朱毛擬與方邵合股，故其偽三軍團于二十一日進抵賁谿之上淸，嗣因滸灣・金谿相繼為國軍克復，知深入不利，立即全部向南移動，紛向黎川方面竄集，而由滸灣潰敗之偽二十二軍及前集金谿・東鄉間之另一部主力，均集據琅琚・楓山舖，再圖別竄。陳誠已令十一師推進琉璃岡，九十師推進陳坊橋，十四師則由滸灣挺進，聞匪以南豐・南城一帶國軍佈防嚴密，擬向閩邊之建甯・泰甯一帶回竄。但閩省綏靖主任蔡廷楷已令漳州總部令毛維壽在閩西堵截共匪。蔣既抵贛，不久對於共匪，定積極進攻也。

賀

龍殘匪上月八日陷湘屬桑植後，又續陷江埡，企圖犯慈利大庸，何鍵已急調李覺部十九師，會同民團堵勦。李覺抵常德後，隨調五十五及五十七兩旅增防津澧一帶，準備進勦。賀匪二十二日率部三路進犯永順，經新三十四師周燮卿旅督率各團隊在桑植屬泥湖塔之線與匪激戰三晝夜，匪不支，潰退。朱際凱團二十八晨克復桑植縣。賀匪原擬向竄鄂西鶴峯，嗣因鄂軍范熙績部向鶴峯急進圍勦，改由胡蘆堆竄鄂川邊境，擬乘虛竄川邊酉陽。湘鄂兩軍刻在追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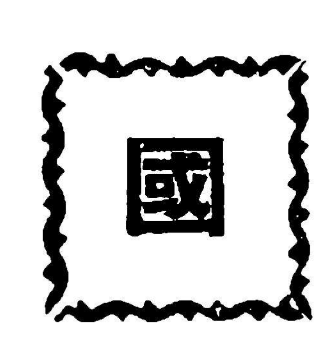
徐

向前部攻陝未逞，後竄川鄂邊境，何成濬二十三日由西安電漢，略謂徐匪在通江被我軍包圍封鎖，已精疲力竭，我追勦各軍，已佈置妥善，即總攻。但近何氏已由陝返漢。蔣委員長為防止徐匪殘部入川，已特委田頌堯為四川勦匪綏靖督辦。但竄川殘匪，二十九日突竄至巴中，甚為猖獗，正由田劉各部追剿中。聞紀勳匪部有十團左右，中分慰勞隊千餘人，皆青年女性，短髮垢面，衣青衣褲，左手持槍，右手持手溜彈，背負大刀，男性隊每組五人，多知識階級，負宣傳之責，通江・南江・巴中・閬中赤氛日緊。追勦入川之劉茂恩部曾有一連叛變。此外

豫省黃安赤匪三四千人竄經扶縣，並侵及商城立煌，折擾經扶商城交界之安家冲等處，有盤據勢。商城立煌交界二道河一帶亦有匪數千股，特區救濟會電請陳繼承速派隊進剿。

川將開善後會議

川局二次和解後，十八日之中政會，決派張羣入川，辦理善後。張氏二十三日談：「照中政會決議，須遵照民十七政府命令，謀整理辦法，但軍事問題不先解決，其他無從着手。故整理四川，當先自軍事始。鄧錫侯劉存厚．楊森十七日聯名電川各將領，主張在成都開善後會議，對川事整理及財政公開打破防區等，作詳細討論。該善後會仍以軍人爲主體，正副委員長內定劉湘田頌堯，另設監察院，由張羣及在野名流主持，善後會條例最近由劉湘．鄧．田等擬定如下，㊀四川各軍爲破除防區，力謀戰後軍民兩政之統一及整理，特組織四川善後委員會。㊁本會委員以各軍長官充之。㊂本會由各委員互推正副委員長各一人，代表執行全省軍民政務。㊃本會設五廳一院，(一)軍政廳，(二)民政廳，(三)財政廳，(四)建設廳，(五)教育廳，(六)監察院，組織參照中央官制。全省軍民政務，以正副委員長名義執行，由主管廳長副署，其重要政務之計畫及對外重要之方策，須由全體委員會通過。㊈監察院設院長一，副院長二，監委若干人，以在野名流及職業代表充之。其職權(甲)稽核全省財政之出納，(乙)督察或彈劾全省行政長官，(丙)掌理全省文武考試，(丁)受理人民伸訴事件，㊉略，㊉㊀本會得酌設各項專門委員會，㊉㊁略，㊉㊂本條例由各軍會議議決公佈施行，㊉㊃本條例純爲整理四川戰後事宜而設，一俟軍民各政均臻治理，即恢復經常之政制。





德國希忒拉組閣

德國共和以來之第二十次內閣，希萊赫爾政府，原來成立，在國會中並無獲得多數議員之擁護，係由總統任命，其基礎缺乏鞏固，無關贅言。加以德國左右兩黨仍時常發生衝突，經濟蕭條毫無轉機，政治之不安，更爲顯着。

一月二十八日總理希萊赫爾會與興登堡總統會晤，興登堡不允希氏於次週國會開會，如通過不信任案時，有權解散國會。斯日上午閣議，閣員爲一致議決，如總統拒絕賦予此項權力即提出總辭。希萊赫爾內閣遂於廿八日下午一時辭職，計自十二月三日迄一月二十八日生存僅六十五日，爲自俾士麥以來壽命最短之內閣。希萊赫爾內閣辭表，當經興登堡照准，並請前總理巴本向各政黨徵求意見，並具報有無基於國會贊助，組織一內閣之可能。巴本於二十九日下午向興登堡報告談判經過，巴本進行談判中，同時希忒拉氏與天主敎中央黨及巴凡利亞人民黨亦進行談判，意在由希氏爲領袖，組織一能獲大多數之議會內閣。在此混亂情勢中，一時巴本與希忒拉成爲兩大勢力中心，惟兩方勢力不均，因巴本之命運，漸趨衰退，希氏則生氣勃勃。一說興登堡將以希忒拉爲伴食總理，而以實權授諸副總理

巴本。副總理權限將予擴充，不得巴本同意時，政令不能生效。

但在三十日興登堡任命德國法西斯黨領袖希忒拉爲總理，久欲執政之希忒拉，至此實現其理想矣。希忒拉黨在議會未得絕對多數，依然不能組織議會內閣，與國權黨及鋼盔黨合作。希忒拉內閣組織如次。

總理……………希忒拉

副總理兼普魯士行政長官……巴　本

內長……………………弗里克

經濟農業部長……………胡根伯（國權黨首領）

財長……………………希維林克羅錫

勞工部長…………………賽爾德（鋼盔黨領袖）

外長……………………紐拉斯

國防部長…………………白隆伯將軍

下院議長高林任保管部部長，兼理航空及普魯士內務部事宜，郵長魯比納，與建設部長葛特，第一次閣議三十日下午五時舉行。希忒拉組織獲得議會大多數擁護之努力，因中央黨之反對而失敗。中央黨要求希氏，應作憲法的担保，使彼不能發生惡劣結果。希氏要求以法西斯黨員，充任重



辭職之希萊赫爾

要閣席，並欲令法西斯黨之衝鋒軍獲得正式承認，與義大利法西斯黨軍相同。希氏內閣在國會中雖無堅固根據，但閣員等獲有國防軍．鋼盔軍與希氏衝鋒軍之後援，內閣反對有組織之工運，甚爲强烈。三十日晚希氏由內長弗里克代表向報界宣布，「新政府願與全世界維持和平友誼之生活」。氏稱，內閣擬按照憲法，嚴格施政，如可能時，將不採用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容許獨裁制）。希氏否認彼擬禁止共產黨之謠諑。

三十一日共產黨機關「紅旗報」在特大之「作戰」標題下，向希忒拉政府宣戰，並邀請一切社會黨機關參加大罷工。該報又發表一各工會領袖二千人會議通過之決議案，稱「希忒拉必須爲吾人大罷工之勢力所打倒，一如一九二〇年打倒加勃政變相同云，（按加勃氏 Wolfgang kapp 爲東普魯士總監，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得軍隊協助，揭開柏林政變，共和黨當局逃避，退職總統愛伯特氏勸人民採用大罷工手段以制之，四日而亂平，加氏逃往瑞典。）三十日社會黨通過一決議案，主張議會重開後，即提出一不信任希忒拉政府案，希忒拉得悉中央黨及巴凡利亞人民黨不願與新閣合作之消息後，强烈主張解散國會與普魯士議會。希忒拉就職甫兩日，德全國騷然。共產黨與法西斯黨，大起衝突。共產黨機關報，因宣傳全國總罷工，多被封閉或沒收。享山煤礦工人罷工未遂。魯爾區域共產黨報紙被勒令停刊一月，國權黨報紙鼓吹對赤黨採取最嚴厲辦法。一日晚希忒拉對全德作極堪注意之廣播演詞，宣布新政府政綱，爲挽救德國混亂的四年計劃。希氏宣稱，在四年以內，必須令德國農民脫離苦痛，並確切勝過失業問題，「德國十四年中爲馬克斯主義所毀壞，而過激主表之摧毀德國，將只須一年，德國必不能，亦不致陷於無政府狀態的共產主義中。興登堡總

統命令吾人，予國家以恢復之可能，故吾人向德國人民申訴，簽字此項文件，全國復興之和解政府，決定在四年期中，糾正十四年來之錯誤。德國人民乎，予吾人以四年，然後再對吾人判其功罪可也」。政府基本政綱之一，為强迫勞役，與充實鄉間人口。關於外交，政府所負之使命，將為保障國家重大權利，恢復自由，並合作使國家社會中產生一與他國享有同等地位與權利之國家。倘令世界能以限制軍備手段，使德國永無增加軍備之需要，將為德國所欣幸，但首先之需要，即為打倒德國之共產黨分解勢力云。一日晚希忒拉下解散國會令，總選舉定三月五日舉行。解散國會原因，係為中央黨拒絕贊助希忒拉。據巴本估計，選民百分之五十以上，可投法西斯與其與黨之票，氏主張在民衆對希氏之熱忱未冷淡前，儘速舉行選舉。德國政局前途糾紛正多也。

法國戴拉德組閣

法國預算不敷，增加至二十五萬萬法郎，法政府與法議會對於財政整理計畫，意見相左，預算草案有財長奇隆之原案，社會黨所提對案，財政委員會之社會黨與急進社會黨議員贊成之妥協案，以及財委會之修正案。總理彭考與財長奇隆於二十日深夜決定以財長原案作為信任案，政局愈見緊張。財長原案為增加直接稅五厘問題，該案一月二十八日已經財委會否決，總理彭考知此案危險，即將該案作為信任案，予左黨大多數議一選擇機會。二十八日晨下院以四〇二對一七〇票通過不信任彭考政府案。彭考內閣當即辭職。近日下午有納稅人數千，自各地至巴黎市中心之市政廳聚集示威。據示威人稱，彼等係代表七十萬納稅人抗議增稅。法總統勒伯倫與各黨首領協商後，廿九日晚請彭考內閣時代之陸長戴拉德氏(Daladier)組閣。氏當晚即開始與各政治首領談判。氏與上下兩院院長及彭考會見後，又與急進社會黨首領赫里歐，前內長蕭丹及教育部長狄孟茲晤談，獲得赫里歐及彭考之擁護。戴氏年四十九歲，前為急進社會黨主要黨魁之一，曾任殖民·教育·陸軍及工務部長等職。戴拉德組成一實際包括一切急進黨派之內閣。社會黨以六十四票對十七票表決有條件接受戴氏邀請參加組閣之原則。條件中規定，須戴氏担保遵守社會黨政綱之一般原則，包括嚴厲削減社會事業經費，官吏薪俸與恩給金。三十一日戴拉德向報界宣言，「內政外交之困難蝟集，諸君深悉德國希忒拉已被推為總理，此為不可忽視之事。戴拉德三十一日將新閣閣員名單呈交法總統。戴總理仍兼領陸軍部長，彭考回任外交部長，其他閣員人選之分配如下：



M. Edouard Daladier

法國新總理戴拉德

內務部長　蕭丹 (Chautemps)

司法部長兼副總理　班南西爾(Penancier)

財政部長　巴拉特 (Bonnet)
預算部長　拉姆勒 (Lamoureux)
海軍部長　李加斯 (Leyguls)
商業部長　普洛特 (Brat)
教育部長　鄧孟基 (Demonzie)
勞工部長　亞爾柏特(F, Albert)
殖民部長　沙勞特 (Albert Sarrant)
航空部長　柯　德 (Cot)
撫郵部長　米勒特 (Miellet)
衛生部長　丹尼盧 (Danielort)
郵電部長　伊拉克 (Lawent Eynac)
建設部長　柏干奴 (Paganou)
農業部長　奎　里 (Quenille)

航空部長一職，曾請班樂衛充任，班氏因康健關係，拒絕接受。上院對新閣，頗加贊許，下院則頗加批評。

日議會之質問戰

日本第六十四屆國會，年前休會，一月二十一日復開，先由首相齋藤演講施政方針，次由外相內田演講外交方針，詳情見本期專篇。年來日本財源枯竭，民生凋敝，為日本政治不安之主要原因。而日本軍閥，擴張軍費，建築海軍，日往滅亡之途狂奔，可恨亦可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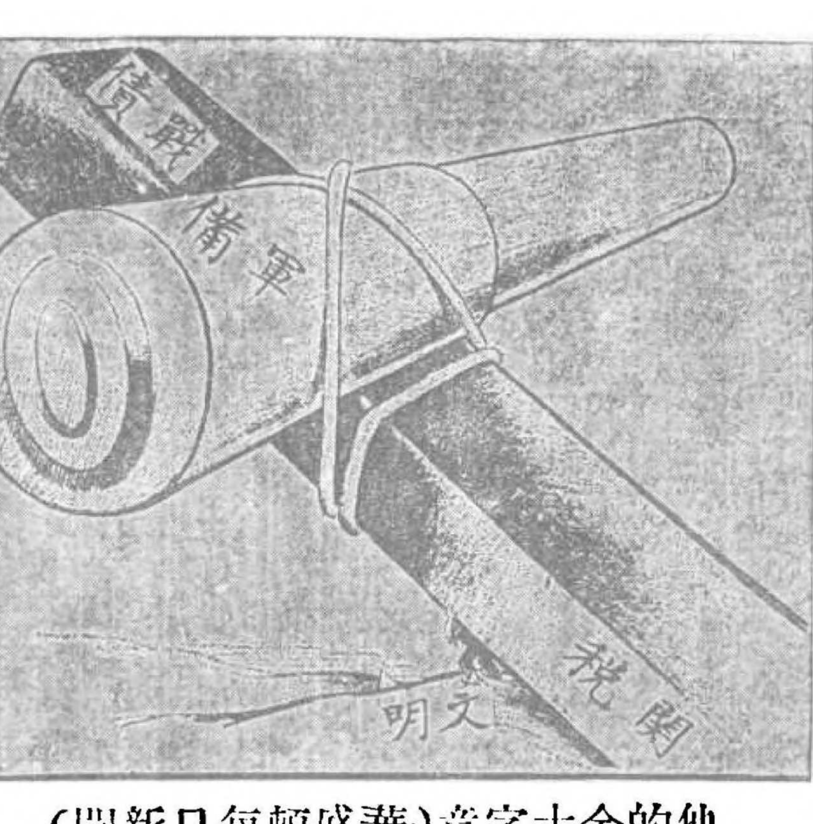
財政問題質辯

二十一日高橋演說財政，先說明八年度預算案之大要後，乃陳述歲入不足，不能不依據巨額之公債填補之理由。關於歲入不足之原因，列舉租稅收入減少，滿洲事件費兵備改善費以及時局匡救費等。稱此項於數年後將顯著的減少，此種狀態，並非永久如此。且現內閣施行低金利政策之結果，因改換低利之公債，對於歲入已有相當之節減。次言及一般經濟狀況。並陳述推行郵貯減息及其他政府之低金利政策。再次關於匯兌問題，謂其原因，相信以其謂國際收支之實勢，毋寧謂為以滿洲問題為中心之國際政局不安及慮今後通貨膨脹之一種人氣作用，其結果即為輸出之獎勵，開拓輸出品之新販路，而顯著的改善貿易狀態之事，乃係近時所稀有。二十三日眾議院內田信也(政友會)登壇稱：本年預算可稱為軍事預算，然徒藉非常之名，而對之怠於檢討，誠無視國防與憲政。對於海軍預算，滿洲事件費及兵備改善費等，加以詰問，繼稱此次之新軍縮案中，兵力量之決定，依照憲法第七條，究由何人負責而為之，又最近軍部內對於政黨政治及資本主義有否否認之空氣。海相登壇答稱：此乃第二次計劃之初頭，我海軍乃係根據明治大帝勅詔之主旨，並未有否認政黨之意，然部內有否認政黨空氣與否乃另一問題云。引起滿場大笑。首相拓相均有答辯，陸相亦出席答稱，據余之見解，兵力量之決定，乃屬於天皇之大權，因國防用兵，絕對的必要，故相信於參謀本部總長，軍令部長立案，經由帷幄而決定，惟關於此事，因與政治•外交•財政有關係，故須充分協調，使兩者間毫無間隔云。

海軍第二計畫

日本海相大角答某議員質問，宣布其所謂海軍第二次補充計劃，其內容大體如下：一•作爲三年乃至四年繼續事業，而支出總經費六千萬元，其分配辦法如左：艦艇製造費三億六千萬元，航空母艦八千噸級一艘，輕巡洋艦千四百噸大小型六艘，敷設艦五千噸級一艘，其他掃海艇水雷艇若干艘，

一•航空隊增設費一億元，以資增設五隊。在該項計畫中，因初年度分經費四千三百八十五萬元，尚未獲得大藏省之承認，故未列入。二十八日衆議院豫算總會中島彌團次關於國防費稱：「八年度預算之海軍國防之重點，在於既成艦艇之改裝及其他，國防之缺陷不僅艦艇之不足，即維持費之缺乏亦有關。」海相答稱，「八年度之兵備改善費一億五千萬元，乃係第二補充計畫之一部。」中島問，「現在及十一年度之日美海軍之比較如何？」海相答，「現在既成艦之全部爲七成，主力艦六成，補助艦八成，昭和九年以後漸次低下。」中島問，「今後兩國之建造量如何？」海相答：「日本，航空母艦一二一三〇噸，驅逐艦九二〇五噸，美國，航空母艦四三七〇〇噸，乙級巡洋艦七三〇〇〇噸，驅逐艦一二一五三〇噸，潛水艇二五六三〇噸，中島復入於細微之質問，並云，「不僅既成艦艇之不足，即新艦艇之維持費缺乏誠屬遺憾。」中島問：「滿洲事變費可否亦命滿洲國負擔？」陸相答：「由日滿議定書之精神言之，爲確保東洋和平，願與尊意相同。」陸相稱，「我國過去之國防計劃，有模倣歐洲大陸之固定化之嫌，故今後須樹立與國情相符之合理的國防計畫」云。



他的金十字章（華盛頓每日新聞）

蘆田痛責政府

廿三日衆院政友會推出青年外交家蘆田均，提出峻嚴鋒利之質問。令老外交家內田，張皇失措，無詞可答。政友民政兩黨，鼓掌喝采，據傳言，蘆田質問案的措辭，較各日報記載者尤爲激昂慷慨，日報記載，已大加斧削，蘆田質問云：㊀滿洲事變的善後處置，是否適當，與日本興亡有關，但是政府對於日滿當局的將來關係，對滿政策的根本方針，却沒有具體的表示，我們就好像到寺院裏去聽講道一樣。內田外相的外交方針演說，祗求自圓其說，空泛已極。對滿政策的統一，實在是舉國一致內閣存在的最大理由，但是現在指導滿洲的責任，好像是專由軍部很高興地擔承着。試問荒木陸相有無暫時捨棄軍部萬能的思想，用國民舉國一致的力量去解決

滿洲問題的意思，這一點是我們國民急於知道的。無論如何說法，內田外相總是滿洲問題當面責任者，內田外相的決心如何！㈡其次，政府對於國際聯盟，過於消極，祇是拘泥末節，在決議案字句上推敲，說許多空議論，耗費光陰。政府認爲滿洲問題適用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的時候，萬難承認勸告，斷然予以拒絕，是正當的辦法，請問政府有無在彼時退出聯盟的決心，或是任其自然，政府方針如何？㈢第三：政府對於中國，抱着何等具體的建設的政策，現在中國是結着聯盟，獻媚美國，誘惑蘇俄，政府如再拱手旁觀，那末，中國的政治家們將更疑惑日本的眞意，絕望之餘，恐怕是要用不顧任何犧牲，抵抗日本的政策了。㈣第四：去年以來，國民最關心的，是中國問題和對美對俄問題。將來的日俄關係，多半是受着滿洲國與俄國關係的支配，日本要顧慮此種情形，去指導滿洲國的外交。政府對於此事，是否感着十分重大的責任。又日美關係現在決不能說是在滿足狀態，政府應該如何去轉換那陰鬱的日美關係。㈤現在世人覺得日本是軍部的外交，外務省的外交，却沒有根據國民全體意見的外交。內田外相剛纔說，國土雖化爲焦土，亦將固守其政策，其言極爲悲壯。那麼，爲甚麼沒有犧牲一身去實行外交政策的決心呢？世人多相信日本的外交政策，現在仍是受着軍部的支配，確是日本憲法政治的恥辱，內田外相如果能決心，挺身而起，立於國民先頭，執着由憲政常道樹立國策的大旗，國民將不辭予以聲援，內田有無此種決心，望明白聲明於國民之前。蘆田質問後，民政黨議員掌聲如雷，內田答辯極爲簡單，關於軍部干涉外交一事，未作答復，僅言日本是否退出聯盟現尚未定，滿洲問題，仍望中日直接交涉。荒木答辯更爲浮泛，祇說自己奉職三十年，關於外交問題，將與外務省熟商決定，或者也有做得過火的地方，那是另一問題云，惹得全場哄笑。

英美談判戰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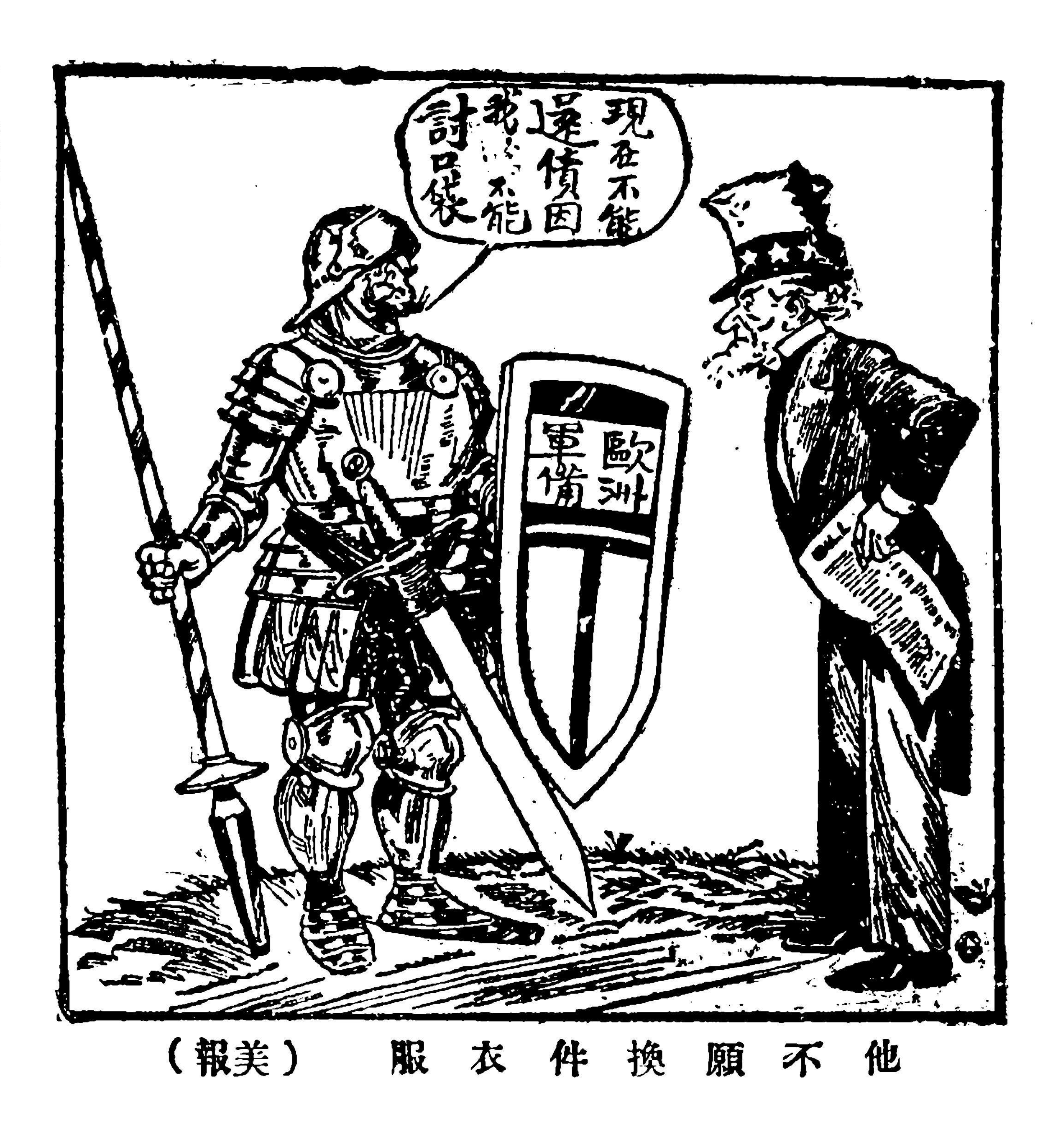
戰債問題因美國拒絕緩付，已陷僵境，但戰債關係恢復世界經濟繁榮極巨，一月十九日世界經濟會議籌備委員會在日內瓦宣佈報告中，力主以一般妥協辦法，恢復物品之尋常交換，關於商務之臨時限制，逐漸加以緩和，或早日廢止，並主張成立緩和或鞏固稅率方針之協定。該報告切言，戰債有早日得一解決之必要，並力請恢復一有效的國際貨幣本位，而能使拋棄金本位之各國聽從。



他們都列出公式了（美報）

一月二十日胡佛與羅斯福在白宮會議，討論遠東危局，中日關係及極

複雜之國際戰債問題。參加會議者，為胡佛，羅斯福，國務卿斯蒂生，財部長米爾斯，世界裁軍會議美國首席代表台維斯，及羅斯福之經濟顧問毛萊教授。會議後，胡佛正式宣稱，彼與羅斯福間，關於戰債問題之異點，現已渙釋，並謂羅斯福就職後，民主黨當權之政府，對戰債問題，甚願討



他不願換件衣服（美報）

論。胡佛於其宣言中並謂，「英國政府曾請求討論戰債問題，將當權之民主黨政府，甚願於其三月就職後，接受英國代表，討論戰債問題，對英美互有利害關係之世界經濟問題之解決，其討論自為必要，故於討論戰債問題之餘，亦必有代表參加討論改進世界經濟情勢之方法。為達此目的起見

，國務卿將與英國政府接洽進行」。在胡羅二氏會議時，美上院亦正開會，對法國拒絕償付戰債，予以嚴厲之攻擊。

二十三日倫敦唐甯街十號發表公布，聲明美政府邀請英國討論戰債問題以及世界經濟問題。其內容如下，「一月二十日美國務卿斯蒂生氏通知駐美英大使林德賽，稱羅斯福氏願於三月初在華盛頓接待英政府代表，討論英國對美戰債。羅氏並聲明，此項討論，同時將涉及世界經濟問題之討論，以謀世界情勢增進之方法。」首相麥克唐納與外長西門曾討論此事。二十五日英國對美邀請談判戰債覆牒聲稱，英國極願與羅斯福氏對世界經濟問題交換意見，但關於在世界經濟會議議程上之問題，則不能在單獨會議中決定云。

駐美英大使林德賽二十九日在喬治亞溫泉與新總統羅斯福討論戰債與一般經濟情勢。林氏已得悉關於最後修改戰債美方所抱希望之重要消息。英美觀點相差頗巨，英政府態度，以為按照舊率償付之時期，已經終止，對削減問題，不願再討價還價。美方態度，則以為不得充分補償，美國納稅人將不同意作任何削減。路透電謂會談圓滿，希望於三月初舉行正式談判。羅斯福氏對戰債問題，意欲與英國獲得一初步諒解，倣照胡佛與麥克唐納海軍均等協定之成例，然後以此為交換條件，提出經濟會議，以備通過。美國商會所組織之全國人民投票運動結果，極大多數贊成戰債延付，然後按照商務讓步與削減軍費之條件，對戰債協定再加以修改云。

駐美英大使林德賽三十一日返英，將與英政府討論三月間華盛頓之英美戰債會議計畫。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一月二十日起
至二十二年二月二日止

一月二十日　星期五

十九國特委會續開。

▲日本外務省發出訓令。

▲羅斯福與胡佛會商遠東問題。

▲段祺瑞南下赴滬。

▲張學良招待各界報告治安及救濟事項。

▲日本議會續開。

▲我代表團發表宣言。

▲英美兩國會議。

▲美照會英國召集戰債會議。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國際大學聯合會致電國聯堅保守盟約。

▲川匪共陷遂溪。

▲內田在議會發表狂論。

▲日軍向北票九門口增兵一旅團。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國聯調解失敗，十九委會討論第十五條第四項。

▲羅外長發表談話駁斥內田狂論。

▲德外長談稱德國對中日問題守中立。

▲段祺瑞抵京，蔣大歡迎。

▲外部對日二次抗議山海關事件。

▲德國法西斯示威引起衝突。

▲蘇俄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演說五年計畫及遠東問題。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十九委會指派九國委員會起草報告書。

▲段祺瑞離京赴滬。

▲日議員蘆田均在議會指責日政府外交方針。

▲首都各界舉行航空救國宣傳週。

▲日本著名社會主義者堺利彥逝世。

▲美國海軍在太平洋舉行大演習。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國聯各小國堅持報告書聲明否認僞國。

▲德國代表反對英法處理中日糾紛之理論。

▲段在滬談救國必須求己。

▲國聯行政院處理英波油田案。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九國起草分科委員會開會。

▲日政府召開臨時閣議，對代表團發出回訓。

▲賀龍竄擾湘邊。

▲日軍在榆關增兵。

▲義軍通電決執戈衛國。

▲國聯討論秘魯與科侖比亞爭端。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孫科電致西南機關請團結禦侮。

▲日機轟炸開魯。

▲荒木內田在日議會公言進攻熱河。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蔣赴贛督勦赤匪。

▲段祺瑞主張日本交還東北始有直接交涉餘地

▲川局將設善後委員會。

▲蘇俄對日憤慨。

▲美國提出裁軍新方案。

▲羅斯福在溫泉召開政治會議。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國聯報告書內確言東省爲我領土。

▲全國紀念淞滬血戰。

▲蔣介石抵九江。

▲蔣委田頌堯爲川省督辦。

▲平市七團體反對古物南運。

▲湯玉麟通電決心抗日。

▲汪彭考內閣總辭職。

▲英駐日大使林萊訪內田提出打開中日糾紛難局案。

▲美芝加哥發生嚴重反日暴動。

▲德希萊赫爾內閣辭職。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張學良代表鮑文樾抵京，報告華北詳情。

▲蔣介石抵南昌。

▲英外相反對在報告書中聲明不承認僞國。

▲法前陸長戴拉德受命組閣。

▲徐向前部擾巴中。

▲賀龍竄川鄂擾酉陽。

一月三十日　星期一

▲全國運動會訂雙十節在京舉行。

▲北平成立民權保障同盟分會。

▲德希忒拉組閣。

▲梁漱溟赴京出席國難教育會議。

▲美國大學教授八百人致函羅氏要求承認蘇俄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何成濬邵力子離陝赴漢。

▲國聯各小國代表反對承認僞國。

▲內田訪日元老西園寺商國聯對策。

▲行政院決議寧夏省府改組。

▲綏中附近義軍與敵激戰四小時。

二月一日　星期三

▲羅外長對國聯起草報告，發表强硬談話，反對承認僞國。

▲北平古物一部已運滬。

▲民衆教育專家會在京舉行首次會議。

▲希忒拉主張解散國會。晚用廣播演說施政方針。

▲英外部正式否認英日密約說。

二月二日　星期四

▲朱毛殘部竄閩北犯將樂。

▲朱慶瀾通電團結抗日。

▲日機飛承德視察。

▲國民參政會起草委會在戴宅開會。

倫敦泰晤士報之言

本月十三日倫敦泰晤士報社論。於最近日本在華北之軍事侵略，多所論列，統觀該論全文，可得下列要點：(一)日人目的在取熱河，已屬無疑；(二)列強所最關心者，厥爲戰事不應蔓延至中國本部，惟戰事若果延至平津一帶，則列強決難再行坐視；(三)日本願劃山海關爲中立區，深可讚許；(四)若謂今日中國態度之改變，足以贏得列強之援助，實屬重大錯誤

於研論泰晤士報言論之前，吾人應首先表示相當感謝者，爲該報記者對於遠東事件之關心，然以吾人曩昔久居英倫，又以平素對於該報言論之欽仰而言，則今茲該報對於日軍進攻華北之事，其言論所與吾人之印象，除所謂相當感謝其關切而外，別無其他較好之感覺可言，且以中英兩國人民夙昔之睦誼而言，則英國政府與社會，對於最近日閥進一步侵吞中國之行動，似不能不有深一層之觀察，夫日閥此次進兵熱河，挑戰榆關，其目的所在，實爲吞併中國，獨霸遠東，今日所用之工具爲軍事，軍事告一段落後則爲經濟，日閥目中早無國際上之義務，更不恤於條約之尊嚴，前年東三省之侵佔，直接對中國國家之主權爲威脅，間接對列强條約上之經濟利益爲破壞，今年山海關所謂日本守備隊之攻襲華軍，佔領榆關，其對中國主權之破壞固不待論，然其在國際上之意義，猶不止此，蓋北京至山海關各國駐留軍之任務，按照辛丑條約第九條，爲「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其目的爲和平的，絕無隨時挑釁攻佔中國領土之意義，辛丑條約(一九〇一年)之簽字國，除中國日本而外，尚有英，德，法，奧，比，意，俄，和蘭等十國，夫辛丑條約爲曩昔列強宰割中國之總護符，由中國人民之立場言，其破壞原不足惜，惟在國際法律的立場觀之，在未經修改以前，則辛丑條約固一重要之國際條約也，在列強之利害觀點上看，辛丑條約固又列強在華北利益之「保障」也，辛丑條約既爲公約，備受條約宰制之中國，至今尚未違反，而另一方面簽約國中之一份子，乃竟悍然違反破壞之，此在各簽約國之列強，皆有合力阻止其破壞條約之義務，泰晤士報記者，對於日軍侵佔榆關，未能窺破日閥用心之究竟，而漫然斷爲只在圖攻熱河，猶得諉曰，此中國之事，與「列強」無涉，然以泰晤士報記者之明，竟不知日本此次榆關之役，侵犯之對象，中國土地城邑而外，猶有英國及列強簽字之辛丑條約，猶有列強認爲『保障利益』之辛丑條約，且其侵略土地之目的，在中國全部，豈止華北，更豈止熱河，泰晤士報不能於此喚醒英國政府及社會之注意，乃於日本佔榆攻熱之事，輕描淡寫出之，蓋不能無遺憾，此其一。

「列強所最關心者，厥爲戰事不應蔓延至中國本部：」異哉，所謂中國本部一語也，中國在歷史上向爲單一整個之國家，自民國成立後，此種國家之性質，載之於國家根本法律，中國今日猶無殖民地，亦無自治領，中國版圖以內各行省及蒙藏皆中國之本部，版圖內寸土尺地，受人之侵佔，即爲對中國主權之侵犯，東三省者，無論在歷史上，在法律上，在公約上，無人能否認其爲中國之本部，以此擬於英倫，設今日忽有某國，侵佔英國之威爾斯或蘇格蘭，鄰國之報紙著論告其國民併告世界曰：此猶與英國本部無涉，英國人民對此感想將何如，且就英之聯合王國而言，強爲割裂英格蘭或甚至倫敦市爲英國之本部，英國人士其能甘心乎，故中國領土被侵之是否爲列強所關心，是列強之事，然因此傅會割裂單一之中國爲中國本部與非本部，此則中國人民所不堪入耳者，此其二。

九一八事變之性質，爲國聯之一個盟員國，用武力及戰爭之手段，破壞另一盟員國之領土完全及行政完整，九一八事變起後，中國政府依合法手續向國聯呈訴，國聯行政院屢次要求日本撤兵之決議，日人視若無覩，豈僅於國聯之盟約及決議漠然無視，國聯通過決議案一次，而日本之侵略行爲擴大一次，侵佔三省之不足，而擁立傀儡，以成僞國，成立僞國之不足，乃更圖佔領熱河，動兵臨榆，山海關者，中國之領土，北平至山海關之交通，辛丑條約簽約各國所保證其通行無阻，今日本假其武力，在別國領土上劃一區域而名之曰中立區，其不合公法，違背正理，彰彰明甚，此種舉動若可與讚許，則國際間一切背約野蠻之行爲，無不可以讚許，此種語調，出之外交家之口，猶有可原，若出之言論界，則其思想與態度，皆不能無憾，此其三。

中國之態度，一年以來，未嘗稍變，昔日之態度爲絕對信任國聯，又爲絕端尊重國際公法及條約義務，此種態度之用意，並不在乞憐於任何列強之援助，乃在世界公理及人類正義之互助，中國政府及人民對於異族之侵犯，向來一秉嚴正之抵抗方針，三省之和平退出，正以信賴國聯過甚，而去年以來之積極抵抗，乃爲中國民族自爭生存，自求生存，自了心念之具體表示，萬萬不稍倖存他人援助之心，中國人民今日已澈底了解民族之生存只有用自力求之，中國民族百年來所受之束縛及壓迫，又只有用自力以求澈底之解放，故中國民族自助自存一點，決不待友邦人士之諷示而早已澈底洞明，此其四。

四義既明，願再爲普天下同業進一言：新聞記者之立論與眼光所以異於政客及外交官者，一則超出現實，越過眼前而以最後之利害爲打算，一則拘泥事實，迴旋局部，僅以一時之得失爲衡量，當今天下洶洶，大難之來，計日可到，異日橫被閔凶者，中國自不得免，然所謂橫暴，所謂列強，其命運又誰得爲之預必，轉禍爲福，化險爲夷之道，端賴公理正義之早日抬頭，無冠皇帝之職守，至此乃責無旁貸，此則貢獻於新聞界權威泰晤士報之後，兼爲世界同業告焉。　（錄一月十七日中央日報）

◇　◇　◇　◇　◇　◇

「祈戰死」

百

幼讀梁任公先生關於『祈戰死』之紀事，精神輒爲之興奮，熱血輒爲之沸騰，並嘆日本今日之強之非偶然矣！任公先生之言曰『冬臘之間，日本兵營士卒休息瓜代之時，其親友多持紅白之旗幟相與迎送，；余於就中見一

三族，乃送人入營者，題曰：『祈戰死』三字。余見之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吾又聞日俄戰時日本人民激勵其戰士之誠摯矣：父送其子，則曰：『吾家尚未有死國難者，汝其死於敵，以爲家之榮！』未婚妻送其夫，則曰：『君若戰死，當爲君守空房，養父母；若敗歸，請絕！』不時戰士，前見報載，松岡之赴日內瓦也，其老母曾親贈日本刀一柄，囑其盡力爲國奮鬥，並語之曰：『汝在國聯若爲中國所敗，則可將此刀自裁，以顯揚大和民族之精神！』故松岡在逆旅中嘗對其母所贈之刀，時而嘆息，時而興奮；蓋所感者深而所發者遂力：松岡之母，蓋亦『祈戰死』者之流亞也。國人囊第震駭於日本槍砲之利，軍火之烈，而不知其國民爲國捐軀之精神亦有令人咋舌者！吾人除望吾國政府積極補充槍砲軍火外，際茲大戰瞬將爆發之前夜，不得不以此『祈戰死』之贈言，勉吾捍衛國家之將士！

諸將士須知中國今日已非和平所能自存矣！夫兵兇戰危，吾人非不知之甚諗；委曲如可求全？則尺蠖之屈，吾人亦所甘爲。然今日之事果何如者！瘋狂之日閥，攫吾東北三省之不足，又欲益之以熱河；焚掠淞滬之不足，又欲演之於平津；攻陷榆關之不足，又欲試之有秦皇島，熱河即爲所有矣，平津即亦贈與矣，秦皇島即被佔領矣，然以大陸政策爲其侵略目的之日閥，安知不於熱河之外覬覦察哈爾綏遠！又安知不於秦皇島平津之外覬覦山東山西，甚至國都所在之南京！是知今日之事，委曲已難求全，隱忍徒速滅亡！『玉碎』固甚可惜，然至非碎不可之時則如何！『有理可講則講理』，然至無理可講之時則如何！吾將士其忍束手而聽日閥之俘虜耶！吾將士其忍坐視其親若友之爲日閥所凌虐而宛轉以死耶！困獸猶鬥，今其時矣！

諸將士須知中國軍人尚未有所犧牲以捍衛其國家，而今日則爲諸將士犧牲衛國之重要關頭也！軍事上之勝利，必須償付相當之代價，固非可以倖致者！拿破崙戰爭，每日陣亡二百三十三人；克里米亞戰爭，每日陣亡一千零七十五人；巴爾幹戰爭，每日陣亡一千九百四十一人；歐洲大戰，協約國方面劇戰一千五百六十七日，每日陣亡五千九百十六人，同盟國方面劇戰一千五百六十七日，每日陣亡二千三百七十八人：平均每一小時陣亡三百四十五人，每一分鐘陣亡五十一人。吾國九一八以不抵抗退出遼吉，將士並無若大之犧牲，後雖稍有抵抗，然據日聯社北平電訊，自前年九一八至去年十二月五日，正規軍陣亡者二萬餘人，義勇軍陣亡者二萬五千餘人；在日人猛烈之砲火下，平均每日陣亡不足一百人，其戰鬥之平凡可以想見。以此平凡之戰鬥而欲奪回東北二百七十餘萬方里之失地，拯救一千六百四十餘萬人民，諸將士恐亦自知其不可能也。然則衛國保民，收復失地，諸將士不可不拚更大之犧牲矣！

諸將士須知委棄一臭皮囊而可保全其祖若孫之錦繡燦爛的河山則固雖死而猶生也。先烈康廣仁嘗曰：『吾輩不得不一死，且不得再死。死之途萬也，若造物未令我自擇者，吾將何從？吾且勿論公益，先計私利，則爲國民而戰死於槍林彈雨者，最上也。何也？突然而死，毫不感其苦痛也。爲國事以罹刑以流血者，次也。何也？如電之刀一揮，苦痛者僅刹那頃也。展轉床蓐，呻吟以死者，下也；若乃如勞瘵之病，去死期數年，醫者已宣告其死刑，而彌留之際，猶能絮絮慮分家人婦子事者，最下也。何也？知必死而不能避，求速死而不可得，苦痛無極也』。此雖似滑稽之言，然而眞理寓焉。矧爲國捐軀之不僅顧全『私利』者乎！嗚呼！『死生原是閒關眼，禍福正如反覆手』；大丈夫之所重，固應在彼而不在此也！

昔日本之戰俄國也，東鄉引兵塞旅順，招敢死隊七十七名，而應募者

三千餘人；其後屢敗屢戰，而敢死之士亦愈集愈多，末次竟集至二萬餘人！金州丸之沉也，大椎尉名可降而不降，終乃自沉其艦，自殺者百餘人。當時歐洲報紙或有議之，謂：『國家培成此等將卒，所費不貲，一旦自殺，實爲極大之損失，不如暫時降敵，徐圖自效爲得計』。日本報紙辯之曰：『不然！日本於是役，所失者船艦器械將卒之身體，而所保存者大和魂也！大和魂無價！』今日本復以昔日之精神臨之於我，而我之地位則遠不如當時之日本；我將士其應如何奮勇以挫此强敵哉！國中亦有東鄉椎名其人乎？爲之執鞭，所忻慕也！

（錄一月十四日上海晨報）

◇　◇　◇　◇　◇　◇

日本議會中之中日問題

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全國輿論，受軍部之統制，言論紀事，一以侵略中國，謳歌强權爲務。多數民衆，久受麻醉，憧憬武功，迷夢繁榮，其於軍閥者流之誤國欺民，茫茫然也。中國國民因見日本無眞正輿論，以爲彼邦軍閥浪人之所爲，悉出國民全體之意志，遂致對日惡感日深，寖成民族的仇讐狀態，此誠中國之所痛心，然而日本人造成如此環境，中國人固無如之何也。連日觀察日本議會開會情形，彼邦眞正輿論，似已漸有表現。最著者，如政友民政兩黨總裁，已公然披露其對於財政危機之不安；政友會議員蘆田均質問對華外交，抨擊軍部之專斷，關懷滿洲之善後，憂慮中國抗日之形勢，尤予人以空谷足音之感。蘆田氏演說，曾在日內瓦發生反響，政友會總裁爲之辯解，東報所載，亦未必悉是演說原文，然即此已將日本愛國有識之士，所抱感想，暴露一斑。縱曰，日本國會議員，於議會發言，依法在院外不負責任，故蘆田得利用地位，自由申論，實則即此法律上賦與之言論自由，日本在近年亦少有人使用，今乃對軍閥逆耳之言，竟出自夙主强權之政友會之人口，於此可以見日本民衆，對軍權萬能之政治，衷懷不平，對違反事實之宣傳，痛感不快，吾人所認爲彼邦眞正輿論，似已漸有表現者，觀點在此。竊願日本眞誠愛國之士，能著眼於東亞百年大計者，從此更進一步，喚起民衆，熟權利害，認清事實，爲中日間固結不解之僵局，速謀打開改善之策。

夫自私之念，人類所同，愛國之心，各國一致。然而，自私者不應貽國家以危機，陷民族於絕地。愛國者不應以他國作犧牲，迫兩個國民之愛國心，立於不並存之地位。『九一八』以還，日本在東三省所獲多矣，然而豪奪之不已，更欲永久巧取之，强逼華人，迫立僞國，溥儀安居天津，乃挾之旅順，驅諸長春，置之爐火之上，號曰執政，則帝號取消矣；國稱滿洲，改元大同，則淸室完全成廢矣。播弄茲醜，如牽猢猻，姑無論三千萬民衆，絕對不甘亡國，即彼憲警監視下之溥儀本人，又豈自願永作傀儡，是故勉强硬造，違反人情自然之所謂「滿洲國」，萬萬無存在之理。其眼前之結果爲消耗日本之兵力財力，助長日本國民之驕妄放恣；激起中國四萬萬民衆一致抗日仇日之敵愾心，縱令同歸於盡，亦斷斷不能簽字承認東北三省爲日本巧取以去。其將來之結果，則世界各國如美，如俄，如英，觀於日本之强橫，憬然警惕，相率自危，或合縱連橫。或盛張軍備；中國則但求可以報我失地辱國之仇，任何反日戰團，今後胥可加入，於是日本在平時則海陸戰備，祇有儘量擴充；在戰時則左右肘掖，悉是生死仇讐，試問日本縱强，何以堪此。矧在今日，財政已瀕於破產，高橋大藏大臣在議

會演說，雖强作樂觀之論，實則內容完全相反。一月二十四日大阪朝日新聞曾著論，申言財政愈益不安，謂樂觀者惟有藏相一人。據稱依今日情勢，代替華府條約之新軍縮條約，斷難順利成立，是則造艦競爭，必益猛烈，是高橋所謂數年後軍備改善費，可以減少者非飾辭乎？高橋又稱，滿洲事件費應當減少，該報則謂縱令『滿洲國』之治安，數年後可以維持，然其開發資源所需要之資本，大部分仍須日本國庫負擔，故其數額，決不能少於今日之所謂『事件費』。以上所述，應爲日本眞正輿論之一種表示，而統計數字所昭告，國際形勢所呈露，無一不使日本財政前途顯著黯淡之色。試問日本縱自認兵力强盛，足與世界爲敵，其如財政不支何？不特此也，國家所賴以維持者紀綱耳。五一五事件，以當國首相，受陸海軍制服，軍人之白晝明殺，迄今尚未判決法辦，此是何等立憲國家？共產黨嫌疑犯，去年被檢舉者至七千人之多，學者名士，豪貴子女，司法官吏，悉在捕中，此又是何等社會？凡善自私者，本身利害之計算必精，眞愛國者必不貽國家以禍累，今日本國際環境如彼，財政與社會情狀如此，爲國民者，奈何不權衡得失於緩急輕重之間，而乃盲目輕信，將國之運命，國民之福利，聽憑少數狂顚軍閥，抹殺一切，盡舉以殉諸假想虛構之滿洲僞組織，試問其價值果相當，其計算果精確乎？抑吾人尤不解者，日本人號爲愛國，而實際誤國，固已，獨對於中國人則反對其愛國，咀咒其愛國，今日欲分裂東南西南，明日欲鼓吹反蔣反張，庸知今日中國國民心理，乃專與日本人之好惡相反而行，故從前日本在中國之陰謀與暴行，尙不過害中國而並不利於日本，今則一切策畫宣傳，皆適以害日本而於中國無所影響焉。此皆兩三年來日本在中國冥行妄動之結果，迫使中國國民，激發愛國心，與日本立於對峙地位，日本人果善打算，眞愛國者，誠宜有以反省也。吾人因見日本眞正輿論，漸有表現之曙光，故於日本手造『滿洲國』之利害關係盡量爲質直坦白之申述，喚起日本有志者之注意，須知中日間固結不解之僵局，非從取消日本軍閥假想虛構之滿洲僞組織入手，絕對無第二途境可循，是在日本國民之善自謀耳，語云，解鈴還是繫鈴人，中國國民實無能爲力也。

（錄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日本退出國聯之眞僞

東京方面盛傳日政府因第十五條第四欵之適用，有退出國聯之意，其外務省之代言人云：國聯決心與日本決裂，正爲日本所歡迎。蓋日本既出國聯，則日本之滿洲政策，可以獨往獨來而無所顧忌。（三十日路透社東京電）其陸軍省方面則云：國聯所加於日本之最後手段不外三種：一曰經濟封鎖，二曰武力壓迫，三曰奪取日本對南太平洋各島之委託統治權。而此三者皆不足懼，其堅强決心之表示，尤在於「縱使日本全國化爲一片焦土，亦所不辭」一語。

以吾人觀之，陸軍方面之言，是軍人之大言壯語，彼輩故作同仇敵愾之言，以鼓起日人對於國聯之惡感而已。外務省之言以退出國聯爲有利，此亦聊以自慰之言耳。按之盟約，豈若是其簡單乎？盟約第一條第三欵之言曰：「凡會員經兩年前豫先通告後，得退出國聯，但退出之時，須將其所有國聯義務，及在本盟約下所負義務履行完竣」。誠如是，日本之退出國聯，即令自今日始先行通告，其實際上之退出，亦須待之兩年之後，在

此兩年之內或經過兩年而眞正脫離之後，其因盟約而生之義務，如第十條各會員之承認領土保全與第十五條爭議之調解與解調失敗後之建議，皆起於日本通告退出之前，故仍負有不能不履行完竣之責，而其他各國仍得起而詰問之，無可疑焉。打穿後壁言之，日人以爲一旦脫離國聯，便可取得對於滿洲之行動自由，此實大誤解也。滿洲問題旣發生於日本充任國聯會員之日，故其行動不能不受盟約之支配，即令自今日始，外務省以退出之意通告國聯，其不能增加日本對於滿洲問題之自由，自若焉。

此第一條第二欵之存在，日外務省豈不知之，知之而猶故作退出之語者，恃此以恫嚇國聯而已。然其不願退出國聯之心，證之於其最近所發對於松岡之訓令而益顯。此訓令之動機，由於日本當局懼第四欵之適用，而希冀回至第三欵之調解方式。試取日本對於十九國委員會議決草案之兩次修正而比較之。

日本第一次修正案

甲，美俄參加委員會一節取銷

乙，委員會之任務，在貢獻於兩當事國之直接交涉。

丙，原文依據黎頓報告書云云，改爲採取第九章中之若干原則。

丁，關於滿洲現政權之維持與承認非解決之道云云，須加以緩和，且日本得作反對聲明。

日本第二次修正案

甲，同上

乙，委員會之權限，在貢獻於處理紛爭，以期獲成妥協。

丙，以第九章爲審理調解之參考，依是以發見妥協之可能性。

丁，第九項滿洲現政權之維持及承認，非解決之道一節，用議長宣言形式聲明，而另由日方作對於該項聲明之保留宣言。

若吾人所推測而不謬，似日本於三十日另有一種關於調解方式之新修正案。然依以上四項觀之，第二次之修正，雖在文字上少有變更，在內容上則先後一轍，謂十九委國在數星期前所認爲不滿者，今日其能屈從之乎？吾人惟有留一詢問符號以待其判白而已。因此電文，可以察見日本不欲脫離國聯之心，固已躍然紙上。何也？本報已屢言之，內田之策略，一方敷衍英法，而不欲與之決裂，他方則使其決議案無礙於日本對滿之政策進行，如是因時日之延長，而滿洲僞國終有爲人承認之一日。雖然，英法等國果若是易欺乎？世界人類果若是易欺乎？

（錄二月一日北平晨報）

◇　◇　◇　◇　◇　◇

忌嫉中傷中之中俄關係

中俄國交自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恢復，迄今除互派大使業經發表外，其他一切無所進行，此由我國新任駐俄顏大使，方在日內瓦國際聯盟中，以全力爲東北問題奮鬥，何時赴俄，尙無確期；俄國駐華大使，亦猶未到任，雙方代表，旣未履新，應辦事宜，自難着手；乃日本方面，忌嫉中俄之復交，引爲中傷之工具，月餘以來，屢造惡謠。方復交宣布之始，所謂日本發言人者公然宣稱，「世界和平最紛擾之分子，頃已携手，日本對此項勢力，堅持反抗，列强遭遇之問題，即彼等是否將允許此種破壞的勢力，抑團結的勢力，統治遠東。中俄復交即將此問題正面呈現，若以滿洲

前途相擬，則滿洲問題比較的屬於細微』云。其言於惡罵中俄之中，更示恫嚇列强之意，可謂既狡且毒。其後復屢爲中俄密約之說，希圖震動世界觀聽，曾引起俄方之怒吼，日人卒不之顧。最近旬日之間，兩度由軍部發表種種情報，將中國赤匪復熾，誇大宣傳，指爲中俄復交之結果，冀以中傷兩國，凡所揭播，極穿鑿附會之能事，即彼邦報紙刊載之者，亦標明『陸軍省發表』字樣，以明消息之來源，消極的作不負責任之表示。上月日方更發出中俄通商密約之新聞電訊，謂係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平締結，意求排斥日貨之澈底云云，其爲虛僞，更無待論。夫以日本忌嫉中俄接近也如此，則今後吾國對俄，應如何爲進一步之親交，自益有考慮研討之必要。當前問題，如俄國對滿洲僞國雖未承認而日本支配下之僞外交部固已派遣領事赴海蘭泡赤塔等處駐紮，且公然以日本人充副領事，俄國對此，作何應付，此中國所宜問者也。中俄奉俄兩協定，依然存在，俄國何以犧牲中國一半之路權，放任日本，長久利用東路，運兵作戰，此又中國所不容默爾而息者也。以上兩端，應如何與俄國交涉，固宜預事準備，至俄方希望之互不侵犯條約，應如何得其不宣傳赤化不協濟共匪之保障，尤宜充分研究，期收實效。此外更要者爲通商問題。本來國際間貿易往還，甚於國民情感者爲多。中國今日，受日本之侵略壓迫，舉國憤怒，達於極點，在東北問題無適當解決以前，惡用日貨，終爲社會一般心理，苟有可以替代之者，任何國家之產品，胥爲消費者之所歡迎。對於主持公道，向我國表同情之友邦，如美國，德國及捷克等較小國家，中國國民，自然更願與之結成深切的商務關係。其對俄國貨物，因其力能與日貨傾銷，故苟有同類貨物，自更願舍日而取俄，蓋無論從經濟上感情上立論，今日中國一般顧客之希望以俄貨代日貨，理則然也。消費社會所研究者，惟在如何能使俄國製造廠，注意中國市場之需要，使合於中國之用，而在中國方面，亦極願引俄人爲中國出產之主顧，最著者希冀多運華茶入俄，以慰俄人積年之渴望，且以挽回中國茶業貿易之頹勢。凡此種種，胥有待於政府與工商專業家之調査研究。吾人極願舉日本近來忌嫉中俄親交之言動，告之公衆，希望各方面注意中俄問題，速就政治外交經濟商業各觀點，準備方案，俾兩國大使，一經到任，立即可以進行各項親交之談判，庶乎忌嫉我者。無所施其簧鼓，此固政府與國民應有之努力也。

（錄二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過吳淞弔抗日戰士

調寄念奴嬌　八閩蕩子

西風斜日，望秋原亂塚纍纍堆疊，抗日忠魂埋骨地，野草至今凝血！奮勇攘夷，成仁殉國，青史垂英烈，河山依舊，千秋憑弔豪傑！

遙想鏖戰當時，衝鋒肉搏横掃倭奴滅；砲火連天神鬼泣，骨肉紛飛刀折。午夜追兵，清宵襲擊，援斷孤軍絕。傷心無限，年年江水嗚咽！

地球內部的構造

子嘉

日本一個著名地震學家，近頃表示，將於去年十月間，在日本帝國硏究院宣讀一論文，說明地球內部全爲固體的理論。要說一個地震學家，比不得一個純粹的地質學家，本來就應當注意地球內部的構造。地震的現象，好像波浪。震浪經過地球內部，有時深到幾百英里，有時更深到幾千英里。地震學家根據震浪的種種情形，便可以用算學推測所經過物質的厚薄和性質。一個强烈的地震，通常產生三種震浪。第一種原始震浪，直向地心；第二種震浪，不能超過一千八百英里的深度以下；第三種震浪，祇能影響地球的外殼。所有地震時屋宇的倒毀，人畜的死傷，便全是導源於第三種震浪。

地震學家，根據第一種和第二種震浪，知道地殼的下面，是一種基性鹽層，厚度約七〇六英里。再下面，是較密的橄欖岩層，厚約一五二五英里。再下面，是一種過渡地層，厚約一八〇〇英里，通常認爲類似鐵質的物質。再下面，便是地球的中心核，半徑約二一五七英里——現在公認係鎳和鐵所合成，不過究竟是固體或是液體，還不曾有共同的意見。

地球的外殼，有相當重量。所以顯然可知，地球內部的物質，距地面愈深，則所受上層物質的壓力也愈大。就每一平方英寸說，在深度一百英里的地方，所受壓力必要到六十萬磅；深度到八百英里，壓力必到七百五十萬磅；在地球的中心，壓力便到了五千萬磅。人類曾經用每平方英寸十萬磅的壓力，去壓縮放在鋼筒裏面的石塊。根據這種實驗，很可以看出在地球內部通有的巨大壓力之下，岩石必可以流動。再說，也曾有人實驗將震動經過被壓縮的岩石，並且把所得的記錄和地震圖上的記載，互相比較。我們關於地球中心的推斷，大蓋是這樣。

地球的中心核，究竟是固體，氣體，或液體呢？劍橋大學的解福萊教授(Prof. Harold Jeffreys)主張地球液體中心的理論，而他的意見，對於一般地質學家是很有影響的。在事實上說，地球的中心，既有非常巨大的壓力，究竟物質在那裏構造的狀况如何，科學尙毫無所知。也許在地球中心，物質原子裏的電子比較密集，因之乃與地球上面的物質，一切全不相同。我們惟有藉着地震的現象去推測。這位日本的地震學家，旣是有權威的學者，他的主張，當然可以引起世界學術界的相當注意。我們且靜候着罷。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哭程子大　石遺

書來纔兼旬豈料乃絕筆我病不能興聞噩益慘慄
少我且十年短瘦似堅實精神雖困瘁（君日役詩文書畫無停晷）
態度尚舒逸皮骨雖嶙峋衰白未乙乙積傷成何狀
倉卒遘何疾在床難奮飛老淚奪眶出文酒初訂交
一紀過從密工商分監督詫擅般倕術徵召共柴車
文采耀翬鸐夢華錄元老師師話趙佶却歸築金堤
下錮蛟龍室至今被懷襄穿鑿禦渟濬大風軒然來
廿載遂相失留滯古周南老屋積萬帙楚尾與吳頭
流轉難自必先見雅集圖握手地容膝箸述舊等身
桯典古無匹不謂左太冲專待皇甫謐我文君書丹
聊潤兼金鎰龐公熟妻子眞長詣十日騎驢華陰去
匪爲訪捫蝨歸途告覆車慰問逮纖悉長寒未造適
此世緣遽畢生別死別間哀哉二而一林立有佳兒
遙遙惘銜恤

題冒鶴亭母夫人稽山負土圖　衆異

髫歲熟聞周太守與我外家交最舊君年逾冠省外
翁及謁歐齋親老宿歐齋一去卅五載大夢山頭兩
松覆祇今誰記蓋世翁齹齒飄鬢清且瘦（鶴亭外祖周季貺太守與余外祖林歐齋先生交厚丁酉鶴亭入閩及見歐齋先生是冬林先生沒葬大夢山今三十五年矣）
周先積書成謫宦樸學何曾庇遺胄老依靈照與傳
鐙親見陽元能肯構篋書有託萬事了況有高名在
身後絕憐孤女挈童孫手斸稽山掩三柩稽山之陰
鏡湖水鑒此霜鬢封坎甃疚齋報母爲寫圖以孝承
家何所疚吾儕等是失母兒題句還君淚霑袖知君
風韻似袁公顧我私慚楊子幼

安園雪夜賦示同集　綠簃

小住焉知歲月侵退因館外雪深深吳儂軟語神先
往楚客孤吟意豈禁寂寂嚴更銷對酒沉沉虛幌共
開襟東風肯放寒梅否愁絕歸人此夜心（謂俈子將還吳門）

次韻纕蘅和散釋中秋詩　　惺樵

記曾。笙。鶴夢。瑤京。老孀。情疏。近感。生零落。難爲。今雨。聚。嬋娟分。減一年。明。今歲中秋夜雨無絕客愁。歲月。惟孤。寄詩債。雲山肯負。盟忘。世風。襟聊與證。秋江歸約。幾時成。

次釋堪靜中韻一首　　子威

雁聲。悽厲不堪聽。坐破寒氈。舊日青。詩卷細參唐氣息。騷辭愛擷楚芳馨。罏溫未覺三秋盡。風過才知百卉零。最是靜中清福好。豈因稽懶始忘形。

西沆雪堂　友人程肖琴別業　　松岑

出郭。斜陽黯。行吟到雪堂。風帆繞几榻。月樹冠林塘。驚隱張詩社。尋山老楚狂。人間樗散客。邂逅是行藏。

贈士膏　　什公

半畝山莊數卷書。詩人自昔愛湖居。世間福慧如君少。敲破前生幾木魚。

開歲二日和纕蘅新歲偶成韻　　偕子

荒館。何人伴寂寥。更無花柳綴今朝。詩魂尚在寒梅裏。未到東風且莫招。

花落　　**疑盦**

又是空庭花落時。自耽幽闃久無詩。癡兒苦說留春住。春去何曾更見思。

香色成塵未足欷。眼看全盛易沾衣。從君十載枯岩宿。不及深叢老蝶歸。

刻玉搓珠百不同。是誰辛苦課春工。匆匆人意偏相惜。强著瓶中與畫中。

兀兀臨窗香燼遲。不堪終日雨如絲。多情最是忘情者。有觸難禁又費詞。

安遠道中　　步曾

谷轉谿迴草樹昏。經行盡日不逢村。前山雨過雲猶溼。百道風泉併一喧。

如此江山　殘冬大雪漫成此解　　蟄齋

誰將素霰迎風按。寒空碎瓊飄墮。毹或疑鵝。衣還亂蜨。細入洪鈞揚簸。登樓乍可。望一色瓏璁。了無塵涴。可有幽人。任渠封徑自高臥。邊關又驚烽火。正飛花似掌。殘角吹破。夢斷蓬婆。歌愁敕勒。狂絮漫天無那。東風誤我。怎釀後還晴。者番眞箇。祇恐添寒。玉屛**眉。恨。鎖。**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瀋陽縣

遼寧通志

民國　年

遼陽白永貞袁金鎧編輯、有民國十六年奉天通志總章擬目商例、　白永貞拔貢、袁金鎧前奉天省長、

擬目二十一、大事、沿革、疆域、山川、建置、禮俗、戶籍、田畝、物產、實業、官制、民治、財政、教育、選擧、交涉、交通、軍備、人物、藝文、金石、

據遼寧圖書館館刊　正編輯中

案光緒三十三年、建行省、改將軍爲東三省總督奉天巡撫、宣統三年、有府八、直隷廳五、廳三、州六、縣三十三、民國十七年改遼寧省、現有縣五十九、

承德縣志

宣統二年

知縣都林布修、　邑人李巨源編纂、知縣金正元增輯、有光緒戊申都林布、宣統庚戌金正元自序、　都林布滿洲人、光緒　年任、金正元邑人、宣統　年任、

凡類十、一土地志、（疆域、面積、經緯度數、氣候、地勢、土質、山川、險要、地畝、種類、城池、宮殿、陵寢、衙署附、）二鄉鎭志、區劃、村落名稱附、巡警局所在地、）三戶口志、（籍貫、職業、）四政治志、（官制、財政、教育、警察、軍事、）五風俗志、（語言、文字、禮節、嗜好、）六物產志、七實業志、（農務、工藝、商務、）八交通志、（鐵道、電信、郵政、商埠、道路、橋梁、水運渡

故宮遼寧涵芬

案是志都布林創修、已刊行、宣統二年金正元增刊、即此本、

案奉天府領廳一、金州、州二、遼陽復、縣八、承德（附郭）撫順遼中本溪海城蓋平開原鐵嶺、民國二年裁府改縣、又改瀋陽縣、

船、）九宗教志、（廟宇、寺院附、回回教、喇嘛教、佛教、道教、天主教、耶穌教）十雜志、（古蹟、墳墓、氏族、名宦、孝義、殉難附、節烈、）

瀋陽縣志十五卷

民國六年

知事趙恭寅修、邑人曾有翼纂、有民國五年趙恭寅自序、 趙恭寅紹興人、民國二年任、曾有翼優貢、

卷首序例言發凡姓氏目錄圖、卷一、地理、（建置疆域、經緯度、晷刻、氣候、面積、地勢、山脈、河流、城池、區劃、田畝、宮殿、陵寢、衙署、學校、會所、村鎮、市場、河工、）卷二職官、卷三民治、（戶口、選舉、警察、保衛、）卷四教育、卷五財政、（國家稅、地方稅、地租、地方稅支出、）卷六司法、卷七實業、（農務、工務、商務等、輸出額、輸入額、水利、）卷八交通、（鐵路、商埠、郵務、電報、電燈、電話、馬路、道路、航路、橋梁、）卷

北平故宮遼寧涵芬徐匯天春

九人物、（名宦、鄉型、流寓、孝子、列女、氏族、）卷十古蹟、（古山川、古城鎮、古衙署、古陵墓、古祠祀、古浮圖、古碑額、古橋梁、古驛站附、舖遞、萬泉河、公園、瀋陽八景、）卷十一禮俗、（民風、婚、喪、祭、歲事、）卷十二物產、卷十三宗教、（佛教、道教、喇嘛、回教、天主教、耶穌教、）卷十四慈善、卷十五藝文、

撫順縣志略 不分卷

宣統三年

知縣程廷恆修、邑人黎鏡蓉等編輯、有宣統三年程廷恆自序、 程廷恆崑山附貢、宣統三年任、

凡目二十二、一建置略、二官制略、三氏族略、四宗教略、五風俗略、六勝蹟略、七人物略、八經緯表、氣候表、九疆域表、十政績表、十一山川表、十二籍業表、十三村屯戶口表、十四居留表、十五歲入歲出表、十六貨幣表、十七巡警分區及官弁表、十八司法

北平涵芬

案程廷恆序、前知縣趙宇航搜其故實、編輯成書、廷恆來宰斯邑、稍就原本而損益之。趙宇航宣統二年任、

金縷曲

冷厂

榆關淪陷，華北震驚，敵燄彌張，國難愈亟，凡有血氣，義無坐觀，偶成此調，長歌當哭，邦人君子諒有同情也。

國步艱如此，霎時間驚人鼙鼓，雄關胥圮，猿鶴沙蟲軍中化，報國捐軀乃已，有五百田橫畸士，刼火孤城灰燼後，痛生靈頓入泥犂地，悲還怯，血和淚， 人生百歲終當死，詎甘心他人宰割，馬牛同視，國耻還須憑血滌，敵愾同仇一致，前仆還有後來繼，死裏求生猶可活，臨難而懼必無生理，趣投袂，執戈起，

滿江紅

冷厂

榆關之役安營長德馨率其部下苦戰殉國，壯哉死矣，詞以張之，用岳飛滿江紅詞韻。

彈雨硝烟，危城夜，朝來未歇，拚守土，存亡相共，赤心壯烈，毒霧翻迷嚴陣地，『黯雲昨掩寒霄月，更趁風烈燄萬家灰，悲號切，』塡膺恨，幾一雪，褭革志，寧磨滅，屹雄關，忍共三邊殘缺，殺賊橫刀堪瞑目，伏屍作枕爭流血，擲頭顱携手叩天閶，登仙闕，

隨筆

凌霄一士

宋劉攽撰「漢官儀」，體裁猶後世所謂陞官圖。學人爲此，遂於讀史有裨。其書「漢官儀後」云：『吾幼年時，集西漢士大夫遷官故事爲博戲，仲原父爲之序，書遂流行。及後四十五六年，予年六十，爲亳州守，得舊書閱之，惜其少年讀書未能精熟，未盡善也，因復增損之，然後該備。吾年前後相望如此之久，而嘻戲不異前時。世言老人與小兒同，豈謂是耶。又佛說形有衰壞，而識未嘗改，於此效矣。』淸鮑崇城序謂：『貢父先生精史漢學，爲兩宋之絕，託諸游戲，猶彬雅絕特如此，所謂資之深而逢其原也。今之學者，其于讀書也，粗窺卷帙，不務精熟，自謂纂言提要，而其實掩卷茫然，豈復得貫串之趣哉。先生以其緒餘，流示於游藝。學者誠就其最聚處密循其所用心，固讀書之航筏，尤讀漢書者之機鑰也。』阮元「漢官儀三卷提要」云：『攽與兄敞皆熟精漢書。此雖適情之作，而西京職官之制度大備，可以資讀漢書者之參考，以之較司馬光七國象戲，似爲勝之，宜(晁)公武稱其書爲雅馴。』蓋事雖出以游戲，而貫串史蹟，闡緝官制，亦史學家之佳構，良非苟作也。又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古彩選始唐李郃，宋尹師魯踵而爲之。元豐官制行，宋保國者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明倪文正公鴻寶，亦以明官制爲圖。予少時偶病臥旬日，無所用心，戲作三國志圖，以季漢爲主，而魏吳分兩路遞遷，中頗參用陳壽書，頗爲雅馴有義例也。』士禎故力爲蜀漢爭正統者

，「三國志圖」之作意，亦不外是。至所指倪元璐之圖，名「彩選百官鐸」，編製甚佳。劉獻廷「廣陽雜記」云：『予在衡署中度歲，日閒堂中競擲陞官圖喧笑，不知此中有何意味，而諸公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爲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册，置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於博奕遠矣。』蓋不滿俗刻陞官圖，而於利用陞官圖以有裨史學，則言之頗親切，其志願尤宏，然未能遂。全祖望「劉繼莊傳」所謂：「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斯亦其一端。

李慈銘雅好擲陞官圖，且嘗於清陞官圖有所校改。其同治癸酉正月二十二日日記云：『近日以手指瘃裂，不能校書，且心气忽忽，時若虛耗，憚於讀經，因繙閱雜書，且以其暇欲仿劉貢父漢官采選格，爲唐升官圖，以消遣閑宗，爲讀史者之助，而案頭無唐代一書，乃先取國朝升官圖，校其遷降，別其清濁，正俗刻之誤，今日遂至盡晷。此眞飽食之博弈，羣居之小慧，不特玩物喪志而已。嗣當切戒，勿再爲之！』清陞官圖無佳者。慈銘究心掌故，諳習典制，所校改雖以餘事爲之，當有可觀，惜其不傳耳。深自咎責，大可不必。二年後，慈銘更有志於周代陞官圖之作。其光緒乙亥二月初二日日記云：『夜無憀，戲擲采選格三周，得全紅。劉貢父以此事爲「漢官儀」行之固佳，予欲試以「周官」爲之，其黜陟雖無可攷，然依卿大夫士命數，亦可得其大略。以教子弟，較勝於王褘之「周官急就」也。當采莊氏存與「周官表」胡氏秉虔「儀禮釋官」二書，參以「內外傳」及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程廷祚「春秋職官攷略」。黜陟既不易考，縱爲之，亦難工。

「彩選百官鐸」，以官制爲經，緯以掌故，「黜陟升沈，本事蓋皆班班可考，（其例言有云：『一切非常遷擧，悉秉祖制，非謾也。』）洵研究

有明一代史乘之一助。如兵部尚書以「去奴」（按謂倭奴也，亦作「去倭」。）「去插」（按謂插漢也，即蒙古察哈爾部族，亦作察罕，係元裔，屢爲邊患。清之初興，致書於清太祖，自稱「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問水濱三萬人滿洲國主」者是也。「去插」亦作「去夷」，蓋即指清矣。）「去賊」（按指內寇。）爲盡職。「去奴」最上，著有明倭患之烈，示本兵職責所最重也（明兵部握軍事大權，非清代之比。）今日覽之，覺尤合於時事矣。其例言中多警雋之語，如云：『內閣之職，當以「調變」爲「匡救」，不宜以「迎合」爲「擔當」。「欺誤」有才而非才，「謹畏」無過而成過。（按圖中閣臣優者曰「調變」，曰「擔當」，曰「匡救」；劣者曰「謹畏」，曰「迎合」，曰「欺誤」。）若夫銓宰不能辨奸，中樞不能滅賊，司農以剝民爲富國，士師以順旨爲明刑，禁近無忠言，臺諫無公論，撫按不率屬，守令不安民，欲求治平，何繇可得？且自貲入成均，而師氏之教廢；璫參國柄，而清流之禍興。軍政之做，極于營伍；法令之刓，繇于胥吏。故於數者致詳云。』又云：『將相得人，則天下自治，故以「甌卜」「壇拜」爲之轂，而持衆輻。』又云：『左都之糾察大奸貪，是應賞；其曰無犯么者，是善化也，愈應賞。且夫大不網漏，細不毛苛，亦治體云。』又云：『舊例，官生無得爲吏部科道者，今竇丞中書，遂與進士一體，聊取快意，使高位大老，藉其子孫，多得幾分爛腥錢耳。圖中惟此一條，稍涉假借。』又云：『謫發口外爲民而遂去爲土官夷王者，此事似所稀見，然安知其無。今粵西歸順泗城等州土知州岑大倫等，浙之餘姚人也。又萬曆年間，有貢夷頭目率諸酋入市貿物，較價不遂，大出詬厲。初猶侏㒧，既而忽露華語，則眞華人也。圖中特開此途，以示謹嚴之意。』又云：『傳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神聖秉硎，極勵天下，意至力殫，而其轍不易，何矣哉！禍父貺之

，蛙腹每脹。無可語者，以語兒童。夫使兒童習之可以嬉，君相奈之可以治，其在斯乎。是故索隱爲之贊曰：「獻三十字，上百官圖。彼以叫閽，此以呼盧。」』均饒有意致。

勘誤

（九卷四十九期）四頁十行「廁諸」誤「側諸」

（五十期）二頁十四行「嵩」誤「蒿」三頁十七行「鱗次」誤「鱗此」下七行「蔭培」誤「薩培」十一行「御史」誤「御吏」

（十卷一期癸酉談往）二頁十三行「日國」誤「日（？）國」三頁十五行「對簿」誤「以待對簿」下十二行「跂望」誤「跋望」四頁十七行「甚致」誤「甚至」

（二期）二頁一行「皇上」誤「皇上面上」

（三期）二頁下八行「晉京，謁」誤「晉謁」十二行「遈，」誤「遈？」三頁下四行「余侍」誤「余待」

我所愛的瑞士的色萬峯

（華林）

十年前，余游瑞士時，在日內瓦和朋友盤桓數日，後乘車去意大利，沿日內瓦湖濱，直達意大利境，在高山重疊中，如長蛇蜿轉而入，經『阿蘭河』碧水長流，村落異常幽潔，復遇瀑布，由高山絕壁流下，後見『色萬峯』，在羣嶺中聳立，我曾讚賞，歎未曾有，『色萬峯，是瑞士羣山裏，秀出的奇峰，朝迎旭日，晚送斜陽，曾感受人間的許多地離情別恨，他還遭些風雨欺侮，雲霞忌嫉，然而他總是孤立的、純潔的，在青年兒女的懷中，託寄了不朽的情愫，色萬峯，是瑞士羣山裏，秀出的奇峰，』但吾印象不能忘懷的，就是正欣賞這座雪峰，忽然火車裏，來了一位懷抱提琴的幼女，態度極溫雅而冷靜，有如色萬峯一樣地高超，使我驚羡讚賞之餘，而領略名山美人的趣味，瑞士！瑞士！吾願身後孤墳，葬在色萬峯之山麓！

羣鴉

靳以

沈太太今天特別熱心地盼着沈先生可以早些回來吃晚飯，她時時望着鐘，她在心裏想着：

——還有一刻鐘他就可以從署裏回來。

到了時鐘已經敲了五下，她又想着：

——好了，他該站起身來，取了帽子，走出來，又該在電車站那裏等着。

於是她自己就計算着，到五點半鐘他定然可以回來。

她更殷切地望着鐘，古怪的是像更不肯移動，雖然是焦急着，也是無可如何的一件事。

到了計算他該回來的時候，她的注意轉到聽着門鈴的聲音。她聽到一次響着了，她也聽到開門的聲音；可是並沒有腳踏着樓梯的聲音。她覺着失望，尤其是在今天，她再看看鐘，一刻鐘已經溜過去了。

她疑惑着，不能給自己解答，這時候，她又聽到門鈴響的聲音。她的心起始在跳着了，竟然也聽見叩門的人走上樓來，她急於用手抿着鬢角，頗大的敲門聲音起來了。

立刻，她的心又冷下去，她知道他回來是決不會敲門的。

門開了，走進來是穿了制服的僕人。他告訴着沈先生因為有聚宴，不能回來，請沈太太自己吃晚飯吧。

來人去了之後，她就吩咐着僕婦開飯；可是她自己却是緊鎖了眉，顯出頗不高興的樣子。

在吃飯的時候她也不能靜下心去，不能說給人聽的「新聞」像小鳥一樣地飛着，頂撞着她的心。好像要她能找得着那麼一個人，能張開嘴來就如瀑布似地衝出去，那樣她的心纔能爽快，纔能恢復以前平靜的心情。

在這麼需要着一個人的時候，他偏偏有聚宴了，不能回來；自然沈太太是該氣惱的。

但是她想到了一個人，她想到了住在樓下的李太太。於是她像從黑暗中過來又看到光明一樣地，趕快着喫完了飯。

她匆匆地跑到樓下去，就看見李太太李先生和一個女孩子還正在喫飯。他們起來讓着她，請她坐了。他們除去這一點同住的關係之外，李先生和沈先生還是同事。

「怎麼李先生沒有聚宴麼？」沈太太在問着。

「沒有，沈先生沒有回來麼？也許他們庶務處為主任送行」。

李先生回答着，為表示友情的緣故，他帶着不可少的笑容，可是他看到了李太太的臉，頓時就收斂了喜悅的樣子。

這不是很不十分巧的事情麼，本來是想以李太太為對象，把使她行立不安的這一點事情告訴告訴的，李先生又在這裏，總像不大好意思。她只好耐性地在那裏坐着，眼睛在望了繞着電燈的飛蛾。還算好，李先生很快地喫完了飯就到隔壁的房裏去，於是他纔得意地起始說：

「李太太，您知道麼，我，我是想來告訴您一件新鮮事的。」

在她這麼一句半吞半吐的話的中間，已經暗示着這件事是多麼有味，多麼值得聽。

「什麼事沈太太，快點說出來吧。」

李太太也是很好奇的，暫時地停止了喫飯的

工作，眞就起始熱心地聽着。

「可是有一樣，您知道了，可不能說給別人！」沈太太這樣說着，也沒有來得及等李太太的回答，就接着又說下去。

「您知道在他們那裏辦公的有一位王女士麼？」

「是那位說獨身的王紫瑛女士麼？」

「是，就是她——」

「眞是年輕輕的人不知道爲什麼有那怪癖氣！」

「快不要信那些吧，我今天看見她了，在中央大街，同一個長得很漂亮的男人在一起。」

「是麼？」李太太頗驚訝地，湊到沈太太坐處的前面，聽說她連男同事都不大高興理的，而且不擦粉也不染口紅。」

「就是這樣反常的人纔能做大驚人的事呢！」沈太太像是老於世故的，「那個男人的年歲和她差不多，很親密的樣子，提了大大小小的紙包。」

「那一定是陪她買東西了。」

「當然啦，你還記得她說過的：女人降低自己的身分，男人也就最會在這上面討好。可是她現在呢，不也是跳不出女人的圈子？」

「說說人總是容易的，到了自己也還是那麼一回事！」

她們同聲地嘆息着，搖着頭。

「我想她一定是看見我了，可是故意地轉過頭去——」

「一定是覺得很難爲情吧！」

「我也那樣想，就不多事，也沒有打招呼，就走過去。」

沈太太把在心中認爲頗有味的新鮮事說過之後，纔覺得胸中輕快了。她有着担負了重大工程的技師，看着在自己手中完成的工作的那樣欣悅，零零碎碎地再說些全然對自己沒有關係的話，她們有時候笑着，有時候聲音提高一點，常常又是湊近了耳朵低低地說。

實在是覺得想說的話都說完了，她纔又叮嚀一番不要把那件新鮮事說出去，站起來告辭，翩然地又飛上樓去。

這時候，李太太纔有機會覺到飯還沒有喫好。她又坐到飯桌那裏，吩咐僕婦盛一碗熱飯來，繼續着喫起來。

李先生穿了拖鞋，用牙齒咬住了烟斗，頗悠閒自在地從隔壁的房裏走出來。

「眞虧你，還沒有喫完！」

「人家不是陪了沈太太在談話麼？」李太太懶懶地把眼睛從飯碗上抬起來望着。

「總也沒有完，不知道成天在說些什麼！」

李先生悠然地吐出一口烟來，像一條濃霧似地衝到空氣中。

「當然是有要說的事情，也是值得說的新鮮事——」李太太翻起眼睛來，像在厭他多事，又像在想些什麼。實實在在的她是在想着他是不是也是一個「別人？」憑她的聰明，自然能很快就給出回答來，正在想着起始說，突然間起了由遠而近的哭聲，一直那哭着的孩子的頭伏到她的膝上

「鐘鐘，什麼事儘着哭呵？」

她放下了飯碗，溫柔地撫慰着，可是哭着的孩子，是更有力地號叫。

「哈哈，這倒像美國的鬧鐘了！」他毫不關心地在說着。

六歲的孩子，也不知道這話是善意或是惡意的，只有更强烈地哭鬧，身軀還在擺動着。這時候李太太作好作歹地哄着，孩子的哭聲纔下去。說出原因來是因爲一隻蝗虫飛到身上來嚇哭了的。

李太太皺了眉，嘆一口氣。

「時候也不早了，我也不喫了，去睡吧。」

李太太領了一行走一行抽噎着的孩子的手，到臥室去。

夏天的夜間，蚊子嗡嗡地飛，到傭婦喫完了飯，替了她去守着睡到床上的孩子，手臂和腿上已經叮了四五塊紅腫的地方。可是她還爲那新鮮事鼓着好興致，高高興興地跑到李先生一個人的起坐室去。他坐在那裏看着當天的日報，看過了正文，正在找着有趣味的廣告或是全然與他無關的那些「啓事，」「聲明」。

看見她進來，立刻，就放下報紙，因爲他也是在很熱心地惦記着那件事。

「你知道在你們那裏的王女士麼？」

「是王錡石麼？」

「不是，不是，那個抱獨身主義的。」李太太好像因爲他之愚笨，總覺得一點氣急。

「呵呵，我知道了，王紫瑛是不是？她今天告了假。」

想起這個名字來，他的心中覺着點酸溜溜的，他自然該很淸楚地記着她。

「你也知道她爲什麼告假？」

「那不知道，總之女同事告假最容易，有時候特意去問她們還不斷意說呢。」

「我從你那裏知道了不少她看不起結婚的女人的話，她罵過我們是玩物，是家鴿；可是她自己，你能知道麼？」

「什麼事情呀？」

「隨了一個年青的男人，在中央大街上走着。」

「那有什麼關係呢？」

這句話是有力的，本來這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麼，於是她就加重了些，使這事情的本身更新鮮一點。

「有人看見他們好像是並着肩從××旅館出來的。」

李太太，說完了還故意低下頭去，像含羞又不屑於提起的樣子。

「這話可信麼？」

「我和你說這些謊話有什麼用，沈太太特意來告訴我的。」

李太太擺出來嚴重的意味，間接地証明了事情的眞實。

「雖以想得到的！」李先生用右手摸着下頦上冒出來的幾根二三分左右長的鬍子，像老於世故的人搖着頭。

「你們不都推崇她是有作爲的女人麼？現在，她也就走向爲男人玩物的路了！她也不能避免這平凡的路——依照她的意思大約是可以說作下賤之路，」李太太得意地，露了極度的鋒鋩在說着，「我就是不願意看這樣的人，把理想放得不近人情的高，到末了還要跌下來。你還記得她那次到我們家來的情形麼？」

「我倒沒有十分留心。」

「不是露了目空一切的樣子，看看鐘鏡，也皺皺眉，好像她很可憐我這麼一個愚昧的人。」

「那還是小事呢，同事中當面喫她虧的更不知道有多少。」

他說完了這句話，臉微微地紅起一點來，但是他立刻鎮靜下去，成爲一點也不在心的樣子。

「可是有一樣，這事情先不要說出去，沈太太告訴我的時候就加意的囑咐不要說給別人。」

「那一定，自然我不能提起來，究竟這事情還不是親眼看見的，就是親眼看見，嘴裏不也要留點神，免得出事。」

他滔滔地說着，表白着他自己完全是一個可

以信賴的人。

第二天李先生仍舊到署裏去辦公，想留心一下王女士有什麼變遷沒有。他到的時候，恰巧是九點，他很快地就在考勤簿上簽了名。他在先他而來了名字中尋找，可是並沒有看見她的名字，他的心中在想着，至少她又是遲到了。

但是，她始終沒有來。他一閉起眼來就好像看見她和一個年輕的男人快快活活地走着。在午飯的時候，他回家去，把這事情告訴了他的太太。

「怎麼樣，什麼都不假吧！裝着正經的人，一發洩出來更比別人沒有顧忌。」

她很得意地，想藉了這好機會出盡胸中的悶氣。

飯後，特意地早點回到署裏已經有六七位同事在那裏談着閑天。談話的重心，就是在王女士兩天沒有到署的這件事。他們有的以爲她定然是害着重病，有的認爲是在女人們的那個時期之中因而告假休息。他知道他們所談的事反倒遠遠地離開去了。他坐到自己的位上，逍遙地顫動着大腿，抽着烟好像是並不注意的樣子，可是他在靜聽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

他暗地裏笑着他們缺乏事實的猜想，他也笑着他們對她盲目的崇拜。他想着只有自己是了然的，能看清她是如何的一個人。他想着男人們有着的怪性情，尊敬着高傲得不近人情的女人。到現在，只有他是超群的。

他聽着他們有味的談話，個人確認自己是對的，像有一條虫子似地在他的嗓子裏爬。他吃力地把它咽下去，可是很快地又上來了。有一種不知如何的不舒適使他難過，他翻着眼　看白花花的屋頂，又在看看地板；心中無論如何是不能寧貼下去。他以爲那全然是自然的力量，如同把鋅片放到硫酸裏，就該有輕氣冒上來一樣，他不該加以反自然的阻遏，他該任它發出來，他決定了他站起來，湊到他們那裏去。

於是由他那好天才的渲染把這件新鮮事散播了，他看見聽着了的人也在搖着頭，雖然是無關的事也好像惹他們很傷心。

他說完了的時候臉在紅漲着，如英雄一樣地站在那裏。但是頓然間他想了太太吩咐過的話，他有一點狼狽，雖然微微有點心寒，也是很理直氣壯地站着。

——萬一這話若是傳到王女士那裏呢？

如此的思想掠過他的腦子，他的心情在一番騷淩之後又輝耀起來，因爲他想着：

——那有什麼呢，我又不是憑空說，我是有根據的！

他周密的思想，像一個能攻能守的勇士。

既然把這件新鮮事如此傳播着，那被討論到的人就不會不知道了，這話是由她的同鄉朋友輾轉聽來告訴她的，說是談論着的時候，他沒有在那裏，否則就可以代她說明。

她非常氣憤，她追想起來當她告了兩天假之後，爲着陪了從歐洲回來的弟弟觀光這城市，同事們用了如何惡毒的眼光。在望着她。而那時候全未經意的話，想起來又是多麼有諷刺的意味。這侮辱是過於嚴重了，她眼睛裏竟然擠出兩顆淚珠來。

她想着自己若是有那力量的人，就把說這不負責任的話的人在手掌裏捏碎了。

在星期日早晨九點鐘的時候，有人在按着李家的門鈴。那時候李太太正在自己埋怨着女僕到菜市去得太晚，定然買不着新鮮的菜來；李先生還躺在床上過星期日的好早晨，仰臥着唱小曲。聽見門鈴的聲音，李太太卿卿咕咕地走去開門，

她以爲是女僕回來了。門開了，使她驚訝的是站在那裏的是前兩天還談起來的王女士，帶着冬天一樣的臉色，後面還有一個男人。李太太想起自己是光了脚穿着拖鞋的，睡了一夜之後，短頭髮又都豎向上面去，而且她也想到那件事，她露了一點窘迫的樣子請他們進來。李太太雖然是露着笑容，對方仍然是凜若冰霜的樣子。

她把客人讓在客室裏，就急匆匆跑到臥室去告訴李先生。

「是麼，她這麼早來做什麼？」

他一面說一面敏捷地翻身下了床，把兩隻脚伸到拖鞋裏，在立鏡前梳理一下頭髮，就披上了浴衣走出去。

最先使他看到的就是那冷冰冰的臉，他很快地猜到來意，他的全身也爲自心中發出來的寒冷繞行一遭。

「很對不起，星期日的早晨，有一點貪睡——」他自己哈哈地笑着，可是那嚴重的情形並沒有一點鬆弛下去。

「你們兩位倒是還早呢。」說了一陣，也笑了一陣，仍然引不起回應來。

「本來是不敢打攪的，可是——」王女士扳了臉說，着重在用以轉折的「可是」兩個字的上面。

他知道所猜想的是對了，他不安地用手搔着頭髮。

「我不是平白來攪擾，也可以說李先生自己要我來的」王女士說着，窈窕地走了兩步，坐到椅上去，望了同來的人說：「陳先生，你也坐。」

「不錯，我是陪了一個男人走路，但是他是我的弟弟，纔從歐洲同來的，姊弟同行總不該有什麼非難吧？」她的頭得地意微微向左右擺動。

「從前他和陳先生同學，所以我請了陳先生同來。」好像看見了他那新懷疑的樣子，就說了這句話，同時証明同來人的身分。

叫做陳先生的人，知道到了該有表示的時候，木然地點着頭。

「究竟我不知道這些話是從那裏說起來的！」王女士拖長了每一個字又沉重地說着。

「唔，這話我不是沒有根據，我也不故意造作，我可以找出來告訴我的人。」他慢慢地紅漲了臉說。

他到臥室去，把這件事說給正在給孩子洗臉的太太聽，她就成爲很負責很勇敢地答應着到樓上把沈太太請下來。

「若不是她來聽說，我們怎麼能知道？把她找下來大家說一個明白也好。」

李太太失去平日的嫻雅，很快地跑到樓上去。

所有關係人都聚齊了，王女士正要起始說，李家的女僕轉回來，在忿恨中李太太沒有忘記申訴她還大聲地吩咐快些泡茶。

「這話我也不必再說！我就請問是那一位親眼看見的？」

「我們沒有看見，我們是從沈太太那裏聽來。」

「什麼，誰告訴你們的，我只告訴李太太一個人。再說，我說在街上看到王女士和一個男人走，這事情我沒有說謊吧？」

沈太太說完了把臉朝了王女士，等着用嘴，用眼睛或是用頭的回答。

「我這人說話是肯負責的，我不會無中生有，或是顛倒黑白。我最恨那種人，惹出是非來還要卸去責任！」

沈太太在說着的時候揮着手臂，正巧女僕端了茶盤從她後面來，還沒有等李太太喊出來，茶水和碎磁片已經灑滿了地上。

李太太由一紅一白的臉，拉長着成爲極不滿意的樣子，用酸酸的語調說：

「你說話也犯不着這樣呵！」

「不要緊，幾個茶杯，回頭送下來，算不了什麼！」沈太太也不減少一點勇氣。

「得了吧，這不是小事情，平日的關係不是過得太多了麼！」李先生扯着苦笑的臉慢慢地說。

「究竟我不知道是誰說的在××旅館裏看見我？」

「我也沒有那樣說，我告訴他的時候好像是從××旅館出來，從那裏面出來也不一定有不好的行爲，也許是去吃飯。」

「我也並沒有多說，我因爲聽見他們在議論，所以纔把我所知道的說出來。」李先生也自己表白着。

「李太太，可是我沒有告訴你王女士好像從××旅館出來吧？」沈太太得意地問着。

「我若是看見別人在街上走，我決不會當新鮮事說給別人聽。」李太太也頗有理由地反攻。

「我若是答應了人家，也決不會違背自已的話。」沈太太也不示弱。

「其實這事情我並不大注意，我早就知道人類是什麼東西，而且現社會的基礎是什麼我也明白。我自已想創造理想中的全人，於是就有人來中傷。說是一定有什麼作用，也不盡然，就是支配在一種天性之下，人類是不負責任地慣了。因爲想動人聽聞，就把一件極平常的事說得頗有聲有色。我來的目的，純然是想來勸告，說到我的時候自然一笑置之，關乎別人的話，那會引出大的煩難來。」

王女士露了極不屑的樣子，說完了半仰着頭，就起身告辭。還沒等李先生把抱歉的話說完，來客們已經走出門去。

沈太太一句話也沒有多說就跑到樓上去。

一個快活的星期日，爲這件事攪得黯淡了。

他們聽到沈先生和沈太太一同上街去。

近晚，又聽到他們回來的聲音，一些時，樓上的女僕就拿了還沒有解開的包紮，和一封信下來。那包紮裏是五個茶杯，信裏寫着：

「——因爲住在滿洲里的舍妹就要到這裏，，不得不請您在一星期之內遷居。茶杯是從秋林買來的，很對不起，我找不着完全相同花樣的。」

李太太拿給李先生去看，他只是搖着頭，嘆息着，六月天的遷居，而且還要在照得白亮亮的街上去找適宜的出租房子。

李先生懶懶地出來說給樓上的女僕「知道了，」又回到自已的房裏去。李太太也在那裏無精打彩地坐着，他們的孩子進來扯了她要她出去看看。

馱了晚霞的烏鴉，成羣地從東飛到西去，呱呱地煩燥地叫着。

「看這個有什麼好，怪吵人的。」

她摔開孩子的手，又跑進房裏去。（完）